等韵門法通釋

董同龢

（一）

今所謂等韵門法者，是指下列各項等韵書中的文字而言。

（1）四聲等子載有

辨音和切字例　辨類隔切字例　辨廣通侷狹例　辨內外轉例　辨窠切門　辨振救門　辨正音憑切寄韵門法例(其中實分：　正音憑切門　互用憑切門　寄韵憑切門　喻下憑切門　日母寄韵門法)

（2）切韵指掌圖載有

檢例(上，下)　辨內外轉例　辨廣通侷狹例

（3）劉鑑經史正音切韵指南所載「門法玉鑰匙」（以下簡稱「玉鑰匙」），共分十三門。

音和門　類隔門　窠切門　輕重交互門　振救門　正音憑切門　精照互用門　寄韵憑切門　喻下憑切門　日寄憑切門　通廣門　侷狹門　內外門

劉氏另有「總括玉匙鑰玄關歌訣」（亦見指南），分六段總述門法。

牙音　舌音　脣音　齒音　喉音　半舌齒

（以下引簡稱作「玄關歌訣」）

（4）釋眞空「直指玉鑰匙門法」（以下簡稱「眞空門法」）分二十門。

音和門　類隔門　窠切門　輕重交互門　振救門　正音憑切門　精照互用門　寄韵憑切門　喻下憑切門　日寄憑切門　通廣門　侷狹門　內外門　麻韵不定之切　前三後一門　三二精照音和門　就形門　衆立音和門　開合門　通廣侷狹門

（5）續通志七音略（以下簡稱「續七音略」）有「門法圖」與「門法解」各一卷，也分二十門，許多門內又分子目。

音和門第一（又分：　音和　一四音和　四一音和）　類隔門第二（又分：端等類隔　知等類隔）　窠切門第三　交互門第四(又分：　輕重交互　重輕交互）　振救門第五　正音憑切門第六　互用門第七（又分：　精照互用　照精互用）　寄韻憑切門第八　喻下憑切門第九（又分：　覆喻下憑切　仰喻下憑切）　日母寄韻門第十　通廣門第十一　侷狹門第十二　內外門第十三(又分：　內三　外二）　各韻不定門第十四　前三後一門第十五（又分：前三　後一）　寄正音和門第十六　就形門第十七　創立音和門第十八　開合門第十九　小通廣侷狹門第二十

在音韻學史料之中，這一部分可以說是最不容易懂得的。明清以降，說等韻門法的總有幾十家。然而直到現在，非但問題之撲朔迷離未減，一般人更有愈形眩惑之感。這是爲什麼呢?等韻之學本來傳自域外。當初講說，都是僧衆，士大夫則鄙棄不談。因措詞不清，自然的已經種下誤解之根。等到展轉相傳，面目雖似仍舊，實質已有不少改換的了。歷來說者，既沒有推原究委，明其變革;又不能洞察韻圖體制與反切條理，察其本質。於是就不免強不同以爲同，妄以己意附會而立說紛紜了。

本文將第一步闡明門法的沿革，辨明門法在劉鑑以前及其以後實有不同。其次，比較門法與其他等韻條文的異同，並且根據最近對中古韻書與韻圖的認識，說明劉氏以前的門法的性質而逐條與以詮釋。然後，更就劉氏以後門法的變革論其得失。希望這一項轇轕了幾百年的史料從此人人可識。至於前人的解說，除必要者外，本文一概不與徵引。愈說愈亂既已證明了他們的失敗，引來非但白佔篇幅，而且徒亂人意。

（二）

傳統的說法(如四庫提要)總是把切韻指掌圖當作等韻圖的始祖。因此也把指掌圖卷首的各個「例」或「歌」尊爲門法的權輿。目前，這種觀念是應該取消了。就所謂「溫公自序」與孫覿「切韻類例序」(見所著「內簡尺牘」)雷同一點既足以證明

指掌圖當是南宋的產品，算不得最早的韵圖(註一)。而取其卷首的「例」與「歌」與四聲等子比較，則在內容與文字兩方面，下列諸條前後因襲之跡尤其明顯。

指掌圖	等子
檢例（上，下）	辨音和切字例 辨類隔切字例
辨內外轉例	辨內外轉例
辨廣通侷狹例	辨廣通侷狹例
雙聲叠韵例	辨雙聲切字例 辨叠韵切字例

除「雙聲叠韵」，竟全與門法有關。等子「辨內外轉例」有云，"今以"某某爲內轉，某某爲外轉；指掌圖該例則說"舊圖以"云云。指掌圖在後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今傳等韵門法最早是見於四聲等子，而等子序也說"切韵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註二)可是事實上門法並不是從等子的作者才創設的。拿燉煌發現的守溫韵學殘卷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那裏面的確具有今傳若干門法的泉源。如「類隔」與「寄韵憑切」，詳見下文。通志藝文略更著錄有「切韵內外轉鈐」與「內外轉歸字」各一卷。書雖不傳，但顧名思義，也當與「內外轉」一例有關。等子的「辨內外轉例」在說「轉」，而本圖已併轉爲攝；「辨廣通侷狹例」在分別支脂與之，而本圖也已合支脂與之爲一。由此也可以看出等子所載各「例」是沿襲而來，並非專爲本圖設置的(註三)。大概序文裏那句話原不過是一種言過其實的頌揚之詞。又由守溫殘卷與通志所錄兩種之獨立成書來看，大概門法的創制起初還是跟韵圖自行分立的。所謂智公，倒可能是把門法與韵圖合載的第一個人呢。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古四聲等子一卷卽劉士明切韵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

(註一) 看趙印棠：「切韵指掌圖撰述年代考」（輔仁學誌四卷二期）。作者也有「切韵指掌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增訂趙說。（見本刊十七本。）

(註二) 依序文看"智公"卽等子的作者。或說就是作龍龕手鑑序的智光。

(註三) 邵光祖論切韵指掌圖云"舊之檢例全背圖旨"，也是這個意思，不過說得過激些。

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後來四庫提要却列舉許多本圖上的事實證明二者非一，遂成定論。現在單說那些門例，我倒覺得錢氏並未完全說錯。等子卷首的那些條文，自「音和」以至「內外轉」都稱「例」，而自「窠切」以至「日母寄韵」忽又稱「門」。這種分別既很觸目，更可以注意的則是：切韵指掌圖卷首既在大量襲用等子，何以那麼湊巧，又只取了等子稱「例」的那一部分而完全未及稱「門」的那些呢？由這一點，我很疑心等子的門法本來只有稱爲「例」的那幾條；至於帶「門」字的，大概是後人竄入的。其所據以竄入者可能是指南的「玉鑰匙」，不過也不見得一定全是。因爲合「正音憑切」等五門爲「辨正音憑切寄韵門法例」到底跟「玉鑰匙」不同，並且五門中也有名目小異的。（看第257頁。）

就現有的材料說，等韵門法條目大體齊備，文字比較清晰，是到「玉鑰匙」才有的事。劉鑑切韵指南自序有云：“……故僕於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通攝，作檢韵之法。析繁補簡，詳分門類。並私述玄關六段，總括諸門，盡其蘊奧”。據此，「玉鑰匙」是他「因舊制」補苴刪修而成的。如果等子所載的門法眞有一部分不是原有的，取「玉鑰匙」相與比較，劉氏所收眞是很多了。他究竟是個文人，以前那些纏夾不清的文句至此也有所改革。除增補者外，「玉鑰匙」還有一點不同的，就是等子與指掌圖的「類隔」他是分作「類隔」與「輕重交互」兩條。等子與指掌圖中還有一些條文，如「雙聲疊韵」等，劉氏全沒有把他們收進「玉鑰匙」，而另外編入指南的卷首或卷末。這是很要緊的，與門法的性質很有關係。（爲方便起見，我將留待後文265—266頁申說。）如果我們把等子當作第一部合載韵圖與門法的書，那麼劉士明又是首先分別門法與其他等韵條文的人了。

從表面看，「玄關歌訣」似乎只在換一種體裁解說門法。不過實際上因爲他是去古已遠的“私述”，結果是不期而然的總有與「玉鑰匙」以前門法異趣的地方。在我們看來，他的作用就不是“總括諸門”諸字所能包括的。第一，有些事例是「玉鑰匙」及其以前的門法沒有說到的，「玄關歌訣」却因體裁關係，自然而然的補充出來，如「半舌齒」段末二句論來母字之類是。（詳見下文。302—303頁。）眞空以後增補門法，多半導源於此。其次，「玉鑰匙」以前門法所舉的切語大都不出中古韵書的系

「玄關歌訣」注中則時有韵書系統所不容許有的切語出現。如唇音段中有"方閑切編"，喉音段中有"呼世切歁"。「閑」與「編」以及「世」與「歁」在廣韵集韵以及劉氏所稱道五音集韵都根本不在一韵。由下文可知，這一類的切語是作者杜撰出來使人瞭解門法的。可是後人擴大使用，竟因此而完全誤解門法的性質。末了，「玄關歌訣」又不免有離開韵圖談到實際音讀的地方，如唇音段論「謀，目」等字是。（詳下文298—299頁）。這一點與上述杜撰切語的結果連合起來，就構成續七音略一派的謬論了。

眞空門法以"直指玉鑰匙"爲名。夏玄序又說"……但士明所製門法，始於「音和」，終於「內外」，僅十三門。……至我朝京畿大慈仁寺釋訥巷老人，則於「內外」之下續以"麻韵不定門"……共二十門"。(註四)這就像眞空是據「玉鑰匙」另添七門而已。但是夷考其實，我們儘可以說眞空門法完全脫胎於「玄關歌訣」，他不過是在形式上恢復「玉鑰匙」的分條式，而內容竟與「玉鑰匙」關係不深。我們最容易看得出的莫過於「音和門」的差異。「玉鑰匙」云：

音和者：謂切脚二字，上者爲切，下者爲韵。先將上一字歸知本母，於爲韵等內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是名音和門。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

眞空則云：

音和門謂見溪羣疑四母下字爲切，隨四等韵去皆是音和。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韵臻。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切區字，古賢切堅字之類是也。

這樣可以說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眞空的改變是從哪裏來的呢？看「玄關歌訣」便知。歌訣首二句（牙音段）：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韵臻。

又原注：

臻，至也。此四母下字，隨四等韵去皆是音和。如古紅切公，古行切庚，豈俱切區，古賢切堅字之類是也。

(註四) 見「直指玉鑰匙門法序」。

便是他的出處。（至於「音和」能否如此改，現在且不必說，下文295—296頁自將論及。）

自「類隔」至「內外」十二門，眞空門法跟「玉鑰匙」可以說是沒有大差別，可是那裏面也處處有「玄關歌訣」的成分加入。在文字方面，眞空門法每門中總有兩句韵語，他們差不多都是從「玄關歌訣」引來的。例如「類隔門」的"一四端泥二三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出於「玄關歌訣」舌音首二句；「通廣門」中"來日舌三並照二，通廣必取四爲眞"出於「玄關歌訣」牙音段末二句。其餘不暇枚舉。眞空門法又有在各門中再分子目的傾向。例如正「音憑切門」中有"正音憑切三"與"正音憑切四"之稱；「喻下憑切門」有"喻下憑切覆"與"喻下憑切仰"之稱。諸如此類，大致只是純名目的添立，沒有什麼意義。這種精神也可以說是得之於「玄關歌訣」。因爲「喻下憑切」的"覆"與"仰"在那裏已經見到了。（喉音段注文。）

後續七門中有三門出於「玄關歌訣」也很顯明。

「前三後一」是根據「玄關歌訣」唇音段"唯有東尤非等下，相違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隨輕聲"敷衍而出的。所引韵語卽"重遇……"以下兩句可證。

「三二精照寄正音和」出於「玄關歌訣」齒音段"切三韵二不離初，精照昭然眞可信"二語。所引韵語卽此二句可證。

「通廣偏狹」出於「玄關歌訣」半舌齒段"精雙喻四事如何，廣通偏狹憑三等，四位相通理不訛"數語。所引韵語卽"廣通……"以下二句可證。

此外，「開合門」是從指南卷末「辨開合不倫」一條蛻化而出的。"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韵中較訂始見分明"數語文字完全相同可證。「麻韵不定之切」倒是由「玉鑰匙」的「類隔門」中"唯有陟邪切爹字是麻韵不定之切"一語敷衍出來的。眞空自己在「篇韵貫珠集」中也說"依玉鑰匙內陟邪切不定之例，予今特撰於斯"。（見「門法歌訣」中「效麻韵不定之例」注。）「掛立音和」門則出於五音集韵的「爨」字注。（詳見下文289—290頁。）至於「就形」門，現在還不能確定是否前有所承。

眞空門法受「玄關歌訣」的影響深，從「通廣」與「偏狹」兩門還可以看出來。在「玉鑰匙」以前，這兩門都是有韵的限制的。從「玄關歌訣」改變體裁來說門法，這兩

門就分別編入幾個段落之中，因措詞的關係就沒有言明韵上的限制。眞空既然回返「玉鑰匙」以前的體制，却又沒有恢復韵的限定。可見他是僅從「玄關歌訣」各段立言，而不知已與「玉鑰匙」有違。（略去韵的限制當然是不行的。詳見下文290—292頁。）

眞空又繼續了「玄關歌訣」杜撰反切的行爲，如「類隔門」之"「濁甘切談」"與「就形門」之"亘寒切謇"是。爲什麼要杜撰，在他的「篇韵貫珠集」中可以找到解答。貫珠集卷七八有些說門法的歌詞，本身不足重視，不過各個字下分別注有反切跟一兩個門法的名稱却可以注意。例如「前三後一門」的"三"字下注"山弇切，精照互用門"；效麻韵不定之例的"韵"字下注"于信切，開合門，喻下憑切門"。這似乎有些令人難解。但是通觀前後，則"三"字所注的反切與門法共有以下幾種：

山弇切——精照互用門　思甘切——四一音和門(註五)　崽三切，殺甘切，沙含切——雙聲精照互用門

"韵"字也有：

于鎭切——開合門　于信切——開合門，喻下憑切門　于俊切——喻下憑切門

由此，問題就明白了。除去揑造，韵書上決不會有那些離奇而不一致的反切。一個字可以造上好幾個反切，原來是爲例釋不同的門法而設的。

續七音略的門法是以眞空門法爲底本。他與眞空門法不同之處只有兩點。（1）眞空門法的「麻韵不定」他改稱「各韵不定」，眞空的「通廣侷狹」他改稱「小通廣侷狹」。（2）各門中繁細子目之增立比眞空更多，如「類隔門」又分「端等類隔」與「知等類隔」是。這些都是無關宏旨的。他的特色是在他對門法的解釋。

「門法解」序云："今於每門之下，先釋其義，次類舉數字以爲格式。其有兼用別門法者亦附注各字之下。而出切行韵有數門法相犯者亦彙加案語"。這就奇怪了。某一門法中的例字怎麼會兼用別的門法呢？各個門法又爲什麼會"相犯"呢？看他所舉的例字，如「類隔門」的"長"字注"唐王切，又開合門"，就知道那完全是「篇韵貫珠集」的遺韵，而不是「玄關歌訣」與眞空門法的辦法了。原來在「玄關歌

(註五)　這是眞空門法中未見的名詞，一部分在續七音略沿用了。

訣」與眞空門法，揑造的反切究竟是極少數的；而且是每門之中，有根有底的反切至少還有一兩個在。「貫珠集」既大量杜撰以釋各門，續七音略就更助長那種風氣。又已昧於眞空本意，所以各門中就盡是那些光怪陸離的切語了。例如「類隔門」所舉

中—東恭切　　嘲—刀包切　　朝—都朝切　　長—唐王切，又爲開合門

東—智通切　　間—除洪切　　等—知肯切　　登—智賜切，又爲開合門

那裏還像是眞的反切呢？由此可以知道，某字某切用某門而兼用別門，完全是誤解劉士明等杜撰反切的用意而來。總而言之，「門法圖」序文中的一段話：

> 反切之用本以代直音之窮。音和一門，其正法也。而古今語音有輕重則四等多紊；字音有異同則三十六母亦互有出入。執古人反切而以今人之音求之，則音和一門又有時而窮。於是多立門法以取之。

也是根本不明反切系統，完全爲「篇韵貫珠集」所誤的一種謬論。

各門"相犯"則是誤讀「玄關歌訣」所生的曲解。「音和門」有云：

> 音和門行韵宜先除去照一精二喻四來日舌三照二諸類，蓋來日舌三照二犯通廣門；精二喻四犯偏狹門；照一犯內三外二門法也。

這就是從「玄關歌訣」牙音段附會而出的。「玄關歌訣」原說：

>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韵臻。照類兩中一作韵，內三外二自名分。精雙喻四爲其法，偏狹須歸三上親，來日舌三並照二，廣通必取四爲眞。

續七音略既隨眞空門法誤以這裏的首二句爲音和，接着三四兩句就說作"犯"內外門，五六兩句就說作"犯"偏狹門，七八兩句就說作"犯"通廣門了。我們看；"照一"，"精二喻四"與"來日舌三照二"的次序也竟與「玄關歌訣」絲毫不爽。其他處各門相犯之說莫非如此，今不再贅。其實「玄關歌訣」的意思決不是這樣的。（請看下文 295—303 頁的注釋。）

總之，就門法的發展說，續七音略非但是沒有分毫的創建，反而牽強附會，給門法加上些翳障。其實我們說門法本可以不提他的。不過因他是官書，歷來給人的影響很深，這兒把他的來源指出，辨明本非門法之舊也是要緊的。

如上所述，等韵門法的發展是經過了四個時期。(1)最早的門法是東鱗西爪而

與韻圖分行的，但可惜現在已然見不到他們的眞面目了。(2)大概是從四聲等子，他們才漸漸的被收集起來與韻圖合行。到切韻指南，條文大致齊備；同時又與別的等韻條文分開，自成「門法玉鑰匙」。又自等子以至「玉鑰匙」，所有的門法都是"因舊制"而非"私述"，故能保存原來的面目而少後加的成分。(3)劉士明作「玄關歌訣」，採取另一種方式來說門法。他一方面能對門法有所補充；一方面却也加進了新的東西。眞空門法實在不過是「玄關歌訣」精神的繼續。從此之後，門法就別無進展，同時也開始轉變。(4)續七音略可以說是總集劉士明眞空二人流弊之大成而曲解門法的淵數，自他解說，門法就成爲玄奧不可知的天書了。

(三)

我們要認識等韻門法的性質，第一步可以把他們跟等韻書中所見的其他條文比較一下。

四聲等子除上引各門例之外更有

七音綱目　辨雙聲切字例　辨疊韻切字例

切韻指掌圖除上引各例之外更有

辨五音例　辨字母清濁歌　辨字母次第例　辨分韻等第歌　辨獨韻與開合韻例　辨來日二字母例字例　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　雙聲疊韻例

切韻指南除「玉鑰匙」與「玄關歌訣」之外，卷首有

分五音　辨清濁　明等第　交互音

卷末也有

開合不倫　呼吸辨　經史動靜字音

凡是這一些，跟所謂等韻門法的條文兩相比較，就可以顯然見其所以不同。上面這一些，除指掌圖的「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與「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下段另說，又指掌圖的「辨獨韻與開合韻例」與指南的「開合不倫」後來也變爲門法，(見280—281頁。)總說起來，都是單純的有關字母，等第，或者是字音的討論，要不然也是單純的韻圖的說明，大致都很容易懂得。可是所謂門法的條文就不然了。他們既講字母與等第，同時又講反切，並且又在說某字如遇某字作切則字母等第如何如

何，讀者一時不能知道他的用意。由此，我們可以極粗淺的說一句，等韵門法是跟反切與字母等第同時有關係的。

指掌圖的「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與「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既說到反切也說到字母等第，歷來却不算爲門法。這是爲什麽呢？有人說，熊澤民切韵指南序云"古有四聲等子爲傳流之正宗"，則指掌圖或未爲劉士明所見。眞空與續七音略既同祖劉氏，就不再出他的範圍而不錄此兩條了。我以爲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在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切韵指南與五音集韵的關係很深，（劉氏自序明言"與韓氏五音集韵互爲體用"），而五音集韵則是稱述所謂「司馬溫公切韵指掌圖」不只一次的。另一方面，上文曾說「玉鑰匙」以前門法所引的反切都不出傳統韵書的範圍。現在再看指掌圖的這兩條：「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既云：

上古釋音多具載　　當今篇韵少相逢

而「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的

如精切寧　　仁頭切孺　　日交切饒

又是不爲傳統韵書所許的。（「精」與「寧」，「交」與「饒」都不同韵：「孺」廣韵「奴鉤切」集韵「奴侯切」。）這兩條不能列爲門法，應當是爲此。由此，我們又可以進一步來說，門法的對象是中古韵書的反切與韵圖上的字母等第。

有了這一層基本的認識，再以今日已得韵書韵圖的知識爲參考，進而紬繹等韵門法的各條，他們是爲何而作的，每條所指何事，就可以完全清楚了。原來韵圖的制作是利用三十六字母與四聲四等的系統，以代韵書中繁細的切語而統括所有的字音。如果發展到理想的地步，使三十六字母與四等的劃分能與反切所代表的聲韵系統全相符合，又使他們縱橫交錯的關係能與中古聲韵母的配合條件絲毫無間，那麽好了，韵書中數以千計而不易知其頭緒的那些切語，的確是在一條最簡單的原則下就可以包容無遺了。無如等韵之學是另有來源的。事實上，三十六字母與四等只與韵書的反切系統大體相容而不全合。尤有進者，中古的韵書本來是幾百年間陳陳相因的產品。在那裏面儘有一些不合常軌而與實際情形有違的切語存在着。職是之故，韵圖歸字，就不得不在一些地方變通反切的關係來遷就圖中的位置；在另一些地方，又必須不顧反切的特殊以從實在的系統。結果，韵書中不同的字音雖然都能

在圖中各得其所，然而編排的方法却也不如普通圖表那樣單一易瞭了。這些非只一端的事例自然是要逐項加以說明才能使人明白。所以差不多是跟韵圖的流布同時，就有這一類的條文跟其他專門討論五音，字母或等第的文字在等韵書中出現。後來逐漸演變，乃獨立而得「門法」之名。用現代的詞語來說，等韵門法就是韵圖的歸字說明，各條所講是某種字的反切與其韵圖位置的關係。

現在就以事例的類別爲主，分述各門法如下。（引稱以「玉匙鑰」爲主體。各書有不同的也隨加辨正。但眞空以後有受「玄關歌訣」的影響而性質迥異者則留待討論「玄關歌訣」時再說。）

（四）

在等韵門法之中，「音和」是韵圖的正則歸字條例，其他各門通通是變例。除去每一門的內容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就另外的幾樁事實也可以看得出來。（1）無論在哪兒，只要在講門法，「音和」總是他的開宗明義第一章。（2）韵鏡卷首有一段文字，頗有類似門法中「音和」的，而他的名稱是"歸字例"。（說詳下文。）（3）拿"音和"這個名稱跟其他的如"類隔，振救，通廣，寄韵"等比較起來，也可以體會到他們的正變關係。（4）等子「辨音和切字例」在說明「音和」的意義之後更有一段話：

……此乃音和切。其間有字不在本眼內者，必屬類隔廣通侷狹之例與喻匣來日下字。

（指掌圖「檢例下」同。"此乃音和切"之後更多"萬不失一"四字。）

這就無異乎說，用「音和」的原則找不到字時可以用別的方法去找。指掌圖多了四個字，意思又顯明一些。

現在再說「音和」的意義。「玉鑰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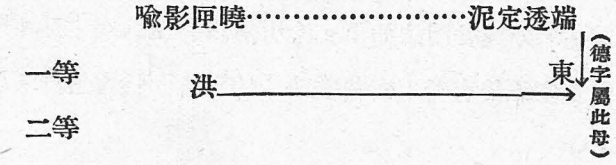
音和者，謂切脚二字，上者爲切，下者爲韵。(註六)先將上一字歸知本母，於爲韵等內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是名音和門，（下歌訣四句從略。）

除"爲韵等內"卽是反切下字所在之等，其餘無須解釋。等子「辨音和切字例」更有一段話可以拿來做具體的注脚：

(註六) 這是門法爲許多的"切"字和"韵"字總下定義。 注意：以後要如此講的很多。

謂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所攝。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母下，係入聲第一等眼內字。(註七)又調洪字，於(註八)協聲韻所攝。圖中尋洪字。(註九)卽自洪字橫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內卽是東字。(指掌圖「檢例上」略同)。

就韻圖的實際情形說，這段話的意思可以表達如下：



"德"字端母，"洪"字一等，二者交錯，恰好是"東"字。這正是一般圖表的排列法。照理，韻圖上所有的字都應當如此尋得才是。不過因上述種種原因，有許多字跟他們的切語竟不是這樣的一橫一直的關係了，才有別的門法來補充說明。

等子「辨音和切字例」云：

凡切字，以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取同音(註一〇)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謂如丁增切登字。丁字爲切。丁字歸端字母，是舌頭字。增字爲韻。增字亦是舌頭字。切而歸母，卽是登字。所謂音和遞用聲者此也。(指掌圖「檢例下」略同。)

這裏說話出了一個錯，卽言「增」爲舌頭字是。"增"非舌頭字而爲齒頭字且不必論，要緊的是"增"字既是「韻」，這兒應當說他屬何韻何等才是。至於他屬何「音」，却與問題無涉。如果不把這一段文字跟上面引的一段聯起來看(本來就在這一段後面)，就會莫名其妙而生種種誤解了。

等子以前，韻鏡中有「歸字例」一條。其中有幾段也可以說跟「音和」有關係。現在引在下面以備參考。

(註七) 入聲一等與否其實沒有關係。如此措詞不清，後來引起誤會的很多。(看下文。)
(註八) 此當作"求"。上文及指掌圖可證。
(註九) 句首當脫"於"字。上文及指掌圖可證。
(註一〇) 此"音"字是五音之音。同音同母指上字；同韻同等指下字。

……且如得芳弓反：先就十陽韵求芳字，知屬唇音次清第三位。却歸一東韵尋弓字。便就唇音次清第三位取之，乃知爲豐字。蓋芳字是同音之定位；弓字是同韵之對映。歸字之訣大概如此。……先侯反：先字屬第四，歸成涑字又在第一。蓋……侯字韵列第一行，故隨本韵定音也。

此所謂"同音之定位"與"同韵之對映"意思跟等子的"同音同母同韵同等"一樣的。

眞空以後的「音和」與以上所說的大爲不同。爲方便計，將在「玄關歌訣」之後討論。

（五）

依古代音韵研究的結果，我們知道中古的舌頭音聲母與舌上音聲母在上古原屬一類。差不多是同樣的，齒頭音精淸從心邪與正齒音照穿牀審禪的二等(註一一)也同出一源(註一二)。他們到中古各自分別爲二，是以韵母的等第爲演變的條件。

端透定泥 { 一四等＞端透定泥 / 二三等＞知徹澄娘　　精淸從心邪 { 古一三四等＞精淸從心邪 / 古二等＞照穿牀審禪

所以就中古音的音韵結構說，端系舌頭音只見於一四等韵(註一三)而知系舌上音只見於二三等韵；精系齒頭音只見於一三四等韵，而照系正齒二等音只見於二等韵以及出自古代二等的三等韵(如尤，魚諸韵的照二等字是)。這幾種音既然各有定居，如果中古韵書中的反切是曾經劃一釐訂的，那麼代表他們的反切上字自然不會在不該出現的韵裏出現了。但是我們知道，韵書中確曾保留了一些時代較早的切語，自隋唐以迄宋初都沒有能完全劃一。因此，自今日所得見的切韵殘卷到廣韵，以舌頭音切二三等韵或以齒頭音切二等韵字的切語總還是有一些。大家熟知的是如「都江」切「椿」字與「則減」切「斬」字之類的。「仕垢」切「鯫」則是正齒音切一等韵字之例。雖然如此，從種種方面都可以證明「椿」是舌上音而非舌頭音，「斬」是正齒音而非齒頭音，「鯫」是齒頭音而非正齒音。他們的反切上字都不合實際音讀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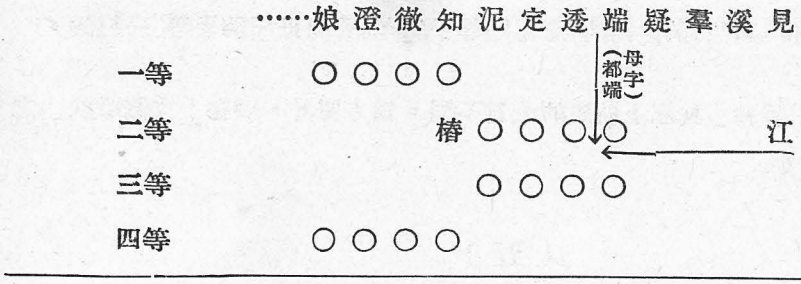
(註一一)　禪母也可能有二等音。看本刊十三本拙作「廣韵重紐試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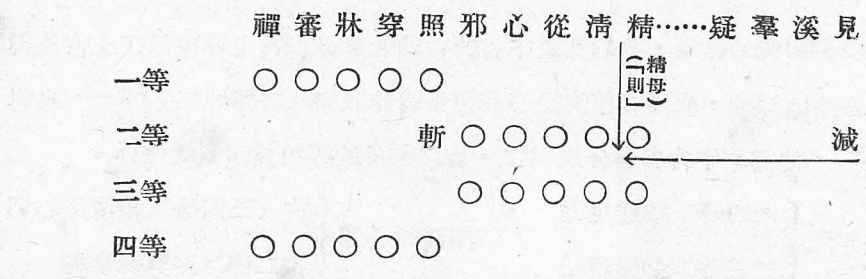
(註一二)　看拙作「上古音韵表稿」12－1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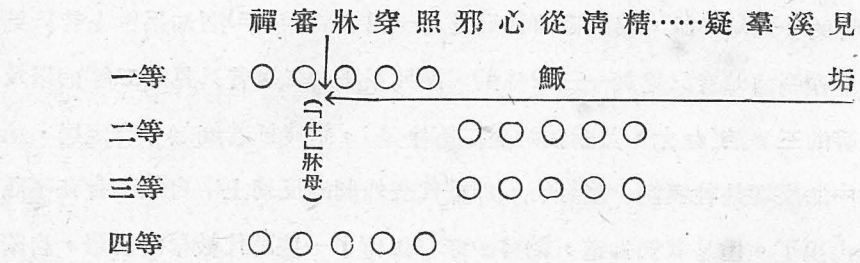
(註一三)　至韵有定母「地」字，似爲例外。不過「地」字的音韵地位本來是有問題的。

端與知以及精與照未分時音切之遺留無疑。

在韻圖上，如「椿」，「斬」，「鰤」諸字都是依照實際音讀各歸本母的。但是拿他們的切語來看，反切上下字交錯之處却不是這幾個字而是不可能有的音了。切韻指掌圖的排列法最能夠表現這一點。







燉煌掇瑣一〇〇守温韻學殘卷有「定四等輕重兼辨聲韻不和無字可切門」一條，所說正是這一類的情形。原文：

高　此是喉音中濁(註一四)。於四等中是第一字。與歸審穿禪照等字不和。若將審穿禪照中字爲切，將高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喉音第一字，總如高字例也。

交　此是四等中第二字。與歸精清從心邪中字不和。若將精清從心邪中字爲

(註一四)　此語疑誤，好在與本題無關。

切，將交字爲韵，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中第二字，總如交字例也。

又一段言精系字與照系字不和，大意相同，不再引述。

門法中補救這一種不合的是「類隔」與「精照互用」兩項。「玉鑰匙」云：

類隔者：謂端等一四爲切，韵逢二三，便切知等。知等二三爲切，韵達一四，卻切端等。爲種類阻隔而音不同也，故曰類隔。如都江切樁，徒減切湛字之類是也。（此下暫略，後文272—274頁再說。）

精照互用者：謂但是精等字爲切，韵逢諸母第二，只切照一(註一五)字。照等第一爲切，韵達諸母第一，却切精一字。故曰精照互用。如士垢切鯫字，則減切斬之類是也。

這樣就是說明韵圖對於這些字是遵從了實際音讀而改變他們跟切語的關係的。遇有這一類的反切，韵圖是同時利用韵母的等第來決定聲母何屬。所以「樁」字並非隨他的反切上字列端母之下而是在二等韵所許可的知母之下；「斬」字不隨切語「則」列精母下而是二等韵所許可的照母下；「鯫」字也不隨「士」爲牀母而是在一等韵許可的從母下。既然如此，自與一般音和的排法異趣，不得不加以說明。

等子「辨類隔切字例」云：

凡類隔切字；取脣重脣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者中清濁(同)(註一六)者謂之類隔。如端知八母下，一四歸端，二三歸知。一四爲切，二三爲韵，切二三字。或二三爲韵，一四爲韵，切一四字是也。假若丁呂切貯(註一七)字。丁字歸端字母，是舌頭字。呂字亦是舌頭字。貯字雖屬知，緣知與端俱是舌頭純清之音，亦可通用。故以符代蒲，其類奉並。以無代模，其類微明。以丁代中，其類端知。以敕代他，其類徹透。餘並倣此。(指掌圖「檢例下」略同。)

輕重脣的關係也算「類隔」是跟「玉鑰匙」不同的。由下文(281—282頁)可知輕重脣是屬於另一種性質的事例。所以「玉鑰匙」別出爲「輕重交互」一項也是對的。此

(註一五) 「正音憑切門」有注云：“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所以他就跟我們說“照二等”相同。

(註一六) 此字據指掌圖補。不然此句不可通。

(註一七) 原作“柱”。校以本圖及指掌圖「檢例下」，當作「貯」無疑。“柱”實澄母字也。

外，關於上面的文詞，我們應該注意幾點：

（1）所謂清濁同者，其下以某代某其類爲某一段可爲具體的注脚。這是等子比「玉鑰匙」說得比較細的一點。指掌圖有「類隔二十六字母圖」最齊全。

（2）"呂"字是「韵」。這兒不應該說他是什麼「音」（其實也不是舌頭音）而要說他是三等韵字才是。

（3）"故可通用"語病最大。由上所述，這些反切是有歷史背景的，並非凡某種字可與另一種字互借切語之謂。在廣韵以前既是偶見的少數；而集韵以後，除一兩個例外，又都依實在的讀法改了反切（如「椿」爲「株江切」及「斬」爲「阻減切」）最足以說明這點。（連脣音也一樣。詳下文。）

燉煌守溫韵學殘卷中也有講到「類隔」的。

夫類隔切字有數般，須辨輕重方乃明之。引例於後。

如都教切罩　他孟切掌　徒幸切瑒　此舌頭舌上隔

如方美切鄙　芳逼切愊　符巾切貧　武悲切眉　此是切輕韵重隔

如疋門切忿　鋤里切士(註一八)　此是切重韵輕隔

恐人只以端知透徹定澄等字爲類隔，迷於此理，故舉例。……

此中無齒頭正齒又與等子不同。一再說輕重脣也是「類隔」，可見很早時候就有單以舌頭舌上爲「類隔」的。

眞空與續七音略的「類隔門」跟「玉鑰匙」在文詞上無何差異。眞空所舉切語「都江切椿」外，「濁甘切談，丁弓切中，陟經切丁」都是臆造的。續七音略則全然無根據，已見上文第 263 頁。

（六）

「玉鑰匙」的「類隔門」末尾有一句話是上文沒有引的。

……唯有陟邪切爹字是麻韵不定之切。

（註一八）　此切語非其類。疑有誤。

這在等子與指掌圖都沒有。但眞空却據此另立「麻韻不定」一門。現在可以就便討論。

我們首先要注意，「爹」字在韻書與韻圖中都是出現較晚的。在廣韻以前，現在還有幾種早期的韻書可以看到。麻韻不缺的尙有一種切韻殘卷與兩個本子的「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他們都沒有「爹」字。在等子以前，我們也有早期一派的韻圖韻鏡與通志七音略。他們也沒有這個字，並且全無麻三等的知系音。從廣韻等子起而韻書韻圖錄「爹」字，他的義訓是"羌人呼父也"。可見他在中古是一個很後起而且又是一個外來的字。所以，等子與指掌圖的門法沒有說他，是因爲他們那時還沒有這個字。（前面已經說過，等子與指掌圖的門法來源比本圖要早。）

「爹」字的音韻地位也是值得考慮的。廣韻音「陟邪切」，他就是麻三等的知母字嗎？廣韻以前，韻書韻圖都沒有麻三等知系音。這就先使我們懷疑。再看等子與指南，在果攝內，他却不在舌音三等而在四等。由此可知他不會是知母字而是端母字。此字今北方官話讀 tie，吳語的一些方言讀 tia，推上去倒也像一個麻三等端母字。然而問題來了。端母可以在麻三等出現嗎？如果不能，「爹」是不是可以算作一個新韻「麻四等」呢？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說廣韻的「陟邪切」是不合實際的。如果「爹」眞是「陟邪切」，韻圖決不會硬把他改列端母，現代官話也決不會讀 tie 而當與照母的「遮」同音。

一有這一層糾葛，「爹」跟他的反語在韻圖上的關係就更微妙了。端母字而以知母字作反切上字，於理應該是「類隔」的關係無疑。然而恰巧他的反切下字是「邪」，韻圖列四等，又恰巧載「爹」字的韻圖都是端知同行的，以至於一橫一直，却得「音和」的關係而非「類隔」了。



所以這可以說是一個該「類隔」而不「類隔」的怪例，「玉鑰匙」認爲"不定"者以此。

「玉鑰匙」從「類隔」的立場來說「爹」字的韵圖地位與其切語的關係，眞空據他的一句話敷衍出一門，却是站在另一個方面說的。其「麻韵不定門」云：

麻韵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娘第二爲切(註一九)，韵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三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却切第二端等字(註二〇)。故曰：

韵逢影喻精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陟邪坊爹字，是麻韵不定之切，……

此處"知徹澄娘"云云正是另一個門法「窠切」的說法。就反切言，「陟邪切」應該在那個範圍之內，而實際情形又不然，故認爲"不定"。換言之，眞空是把這個現象看作「窠切」的例外。

看過下文對「窠切」的解釋(284—286頁)可知眞空這樣說確也不錯，而且比劉鑑放在「類隔」後面說好一些。不過他在上面所引的之後還說：

……勅洗切體是薺韵不定之切，女象切爨是養韵不定之切，女星切寧是清韵不定之切。餘皆彙此矣。

這就匪夷所思了。第一是這些例既無根據，且亦文不對題。其次，「體」與「寧」是四等韵字，(「寧」靑韵字，非清韵)，縱有「勅洗」與「女星」之切，也當合「類隔」。末了，「爨」實在算不得眞正養韵字。集韵還沒有他，並且等子以前的韵圖都沒有養韵的娘母或泥母音。五音集韵養韵「泥四」下始有「爨」字，但音「乃劗切」，並云與「劗」爲音和。足見他既是中古以後的新起的音，又與「女」與「象」聲韵都不同。「爹」是個例外字，「陟邪切」也是一個例外反切，哪有這許多同類呢。續七音略改眞空此門之名爲「各韵不定」，文字舉例全同，並云："……今按不定之切各韵俱有，……故改爲各韵不定門。"這是從何說起！門法之晦，多半是由於這些錯上加錯。

由上面的論述，我們還可以看出「類隔」門法的措詞確有改訂之必要。把所有的「類隔」例子看一過，就會發現我們只要"端等一四爲切，韵逢二三便切知等字"這兩句就夠了。因爲這底下的"知等二三爲切，韵逢一四便切端等字"兩句非但無此

(註一九) 原注："謂知等第二，卽四等中第三也"。

(註二〇) 原註："謂端等第二卽四等中第四也"。

事實，而且是要發生問題的。門法上所謂四等通常都是指韵圖上的第四等而非眞正的四等韵，那麼「窠切」說：

知等第三爲切，韵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

豈不與此正相反？「爹」字「陟邪切」便是一個好例證。

（七）

韵書中不合常軌的反切除上文說過的還有好幾種。他們比起「類隔」與「精照互用」的例子來是更少，來源也不容易弄清楚。不過，只要他們是不合常軌的，在韵圖上跟所切的字就得不到「音和」的關係，也得要另用若干門法來分說。

（1）「犒，萊」諸字與「寄韵憑切」門法

廣韵哈韵跟他的上聲海韵各有一個穿母（三等）字，卽「犒」字「昌來切」與「萊」字「昌紿切」是。依韵書通例，照三等系的音是不該在一等韵裏出現的。在所有的韵圖裏，這兩個字都排在三等的地位，與哈皆諸韵字之分列於其他等第者相承。由於蟹攝各韵是分成哈皆佳與泰夬祭兩個系統(註二一)，而哈皆佳系無三等音，由於「萊」字又有一音在之韵而古代來源跟一部分的哈皆韵同，又由於戈韵的「靴」字雖以一等的「戈」字爲反切下字而實爲三等音，我們很可以作一個合理的推測，認「犒」與「萊」爲哈韵的三等音，借一等的「來」與「紿」作反切下字而已。

無論上面的推斷是否合乎事實，就韵圖的地位說，「犒，萊」二字跟他們的切語不是「音和」的關係却無疑問。

	來……禪	審	牀	穿	照
一等	來	○	○	○	○
二等					（「昌」此母）
三等					犒
四等	○	○	○	○	○

	禪	審	牀	穿	照……泥	定	透	端
一等	○	○	○	○	○	紿		
二等				（「昌」此母）		○	○	○
三等					萊	○	○	○
四等	○	○	○	○	○			

說明這項情形的是「寄韵憑切」門法。「玉鑰匙」云：

（註二一） 高本漢以佳與泰同系，非是。看拙著「上古音韵表稿」95頁。

寄韻憑切者：謂照等第二(註二二)爲切，韻逢一四並切照二。言雖寄於別韻，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寄韻憑切。如昌來切犨字，昌紿切莖字之類是也。"雖寄於別韻"這幾個字還可以證明我們對「犨」字等音韻地位的推測。

這裏說"韻逢一四"，而舉例並無寄於四等的字。眞空門法內容無異，只是改「昌紿切莖字」爲「成攜切栘字」。「栘」齊韻字，是否跟「犨，莖」同一性質呢？今按廣韻「栘」字「成臡切」(「眞空成臂切」開合根本不對，可以不管)而在韻圖上「栘」既與「臡」同列一行(註二三)，聲母又另外沒有什麼問題。從門法的立場看，他正合「音和」的關係而與「犨，莖」兩字不同。(「臡」字「人兮切」是有問題的，下文論「日寄憑切」門時要說到)。又按集韻「栘」字又在哈韻，音「逝來切」。如果把「栘」字算這個門法，當從集韻此切。但他是與「犨莖」二字同爲門法"一"字所指。

	來……禪	審	牀	穿	照
一等	來	○	○	○	○
二等					
三等	栘				
四等	○	○	○	○	○

(「逝」此母)

所謂"韻逢一四"的"四"無疑的是指三等韻照系字以精系，喻母或一部分韻圖置於四等的唇牙喉音字爲反切下字的。這些字韻圖排在三等而他們的反切下字又都在四等，並非「音和」的關係。如「痓」字「充自切」，「鍾」字「職容切」，「釧」字「尺絹切」之類是。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一等	○	○	○	○	○					
二等						○	○	○	○	○
三等				痓		○	○	○	○	○
四等	○	○	○	○	○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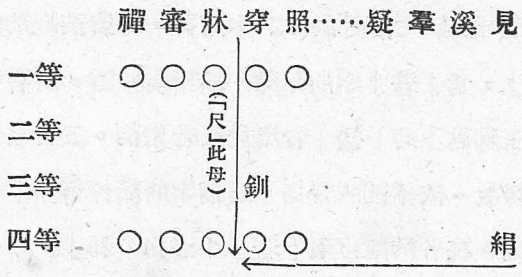
(「充」此母)

	喻影匣曉……禪	審	牀	穿	照
一等				○	○
二等					
三等					鍾
四等	容			○	○

(「職」此母)

(註二二) 原注："照等第二卽四等中第三也"。

(註二三) 通志七音略同置四等有問題。好在跟我們談門法沒有妨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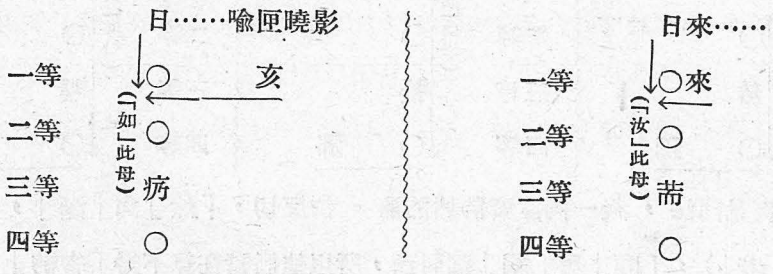
像這一些字固然算不得"寄韵"。不過我們看，「日寄憑切」門在「蒂」字「汝來切」之外更有「然」字「如延切」，「然」字不也算不得「寄」嗎？（看下頁）。

續七音略此門與眞空同。但所舉例字全無據

（2）「疥，挨」諸字與「日寄憑切」門法

廣韵海韵有「疥」字，音「如亥切」；集韵哈韵又有「蒂，腲，鼮」諸字，音「汝來切」。依中古音通例，日母字不在一等韵出現；而在等子，指掌圖與指南，他們確是排在三等(註二四)。如果這三種韵圖的排法是有根據的，我們就可以把這幾個日母字與上述「檑，茞」諸字一例看待，認作哈韵的三等音。

從韵圖的歸字法說，這幾個字既在三等而他們的反切下字又都在一等，是與一般通則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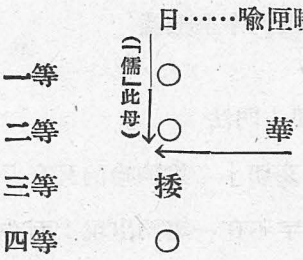
所以「玉鈐匙」有「日寄憑切」門法云：

「日寄憑切」者：謂日母下第三爲切，韵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寄憑切。如，汝來切蒂字，儒華切挨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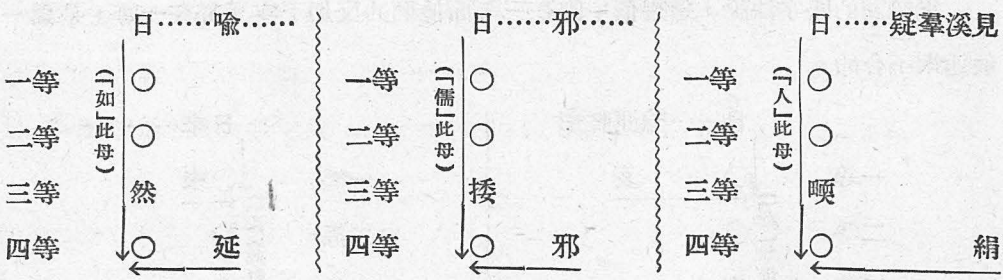
這裏除「蒂」字，其餘二個例還可以討論。

(註二四) 通志七音略以「蒂」與「疥」置一等。韵鏡無「蒂」，「疥」亦在一等。這種措置是有問題的。兩書又同以「鼮」從廣韵齊韵音入四等。大概他們只是依反切下字排未顧實際。

「儒華切捼」是指"韵逢一二四"的"二"字而言。考廣韵麻韵無「捼」字；集韵有之，則音「儒邪切」，爲「若」字的平聲。除指南一書，所有韵圖又都沒有假攝日母合口。指南與「玉鑰匙」的「捼」音出於五音集韵。五音集韵此字義訓與集韵同而音切大異，不知何故。依集韵的音切，這個字的關係就跟「然如延切」完全一樣。（下一段就要說到。在各韵圖可看「若」平聲與「邪」。）但依五音集韵，則是三等的「捼」用二等的「華」作反切下字。無論從反切或是韵圖說，都不能認作正則的現象。反切究竟如何，今不論。韵圖的地位也是由「日寄憑切」指出。



「如延切然」可以代表許多日母字用喻母，精系以及三等韵而韵圖置四等的唇牙喉音字作反切下字的例。他們在三等而反切下字在四等，爲門法「四」字所指。



以上前兩例見門法，後一例據廣韵獮韵補。依反切，「然」與「延」，「邪」與「捼」（「若」），「噢」與「絹」都同類，所以他們實在算不得「寄韵」。門法只因爲同是日母字。就併在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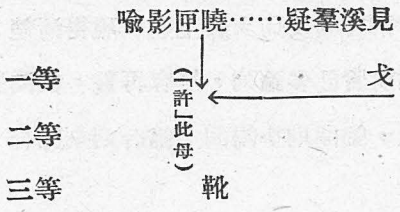
廣韵「贇」字「人兮切」是不是「寄韵」呢？依通志七音略與韵鏡，他排入四等，與「兮」字爲「音和」。依等子，指掌圖與指南，他的集韵同音字「腲，蕊」均在三等。但「腲」與「蕊」又見哈韵，可能與上述「疿」字一樣的是一等的「寄韵」。

此門等子名「日母寄韵」。「玉鑰匙」之名顯係「日母寄韵憑切」之省。按事

例說，這一門是跟「寄韵憑切」同一性質，因那裏沒有二等的關係才分開。眞空門法文詞無異，舉例也全同。續七音略舉的例全無根據，不可信。

（3）「靴」字「許戈切」與「就形」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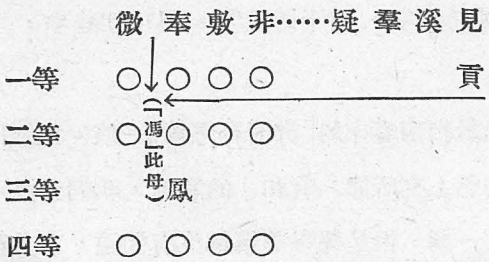
廣韵戈韵「靴」字「許戈切」。依反切通例，曉母的「許」字不與一等韵字相切，而此處「戈」字却是一等字。在現代方言裏，「靴」字總是讀同三等音的。所以「許戈切」的「戈」無疑是借用而與實際不合的。韵圖既以「靴」入三等，就跟他的反切下字「戈」得不到「音和」的關係。



這個現象是「玉鑰匙」以前的門法沒有提到的。眞空有「就形」門云：

> 就形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此一十六母字第三等爲切，韵逢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二函。如巨寒切犍字，無鉢切嚩字，無感切錽字，許戈切靴字之類是也。

我們要注意，這裏前三個例子是不可靠的。韵書中與「靴」字「許戈切」相似的例子極少。除「寄韵憑切」與「日寄憑切」所云，據個人所知，送韵還有「鳳」字「馮貢切」一個。韵圖「鳳」在三等而「貢」在一等。



門法並不是不知道這個例，却以之誤入「前三後一門」。（參看下文 299 頁。）海

韵又有「佁」字「夷在切」。喻母例無一等音。照理想，他當與上述「莅，疠」等同韵母，而以屬喻母的關係爲此門現象之一。但是韵圖都一致把他排在一等，就是跟「在」字同行了。（此字是否一等音當然是問題。門法從韵圖立言，既同行便是「音和」。）

續七音略「就形門」文字與眞空同，惟舉例完全無據。

(4)開合不定的反切與「開合」門法

關於開合的分別，中古韵書的反切大體上還表現得清楚，只是牽涉到唇音字時才略有淆混的地方。這一點前賢已多論列，無容再贅。韵圖對唇音字的處置大家雖也不能一致。但就某一韵說，歸開則全歸開，歸合則全歸合，誰都不再有開合分見的事了。

因爲如此，拿原來的切語對照起來，就有兩種在本圖找不到字的可能：

(1)當一個唇音字以別一種音的字作反切下字而他們分居開合兩圖之時——如「慢」字廣韵「謨晏切」，各圖「慢」都在合口圖，而「晏」是開口字，當然在開口圖中；

(2)當別一種音的字用唇音字作反切下字而他們也不在一圖之時——如「紇」字「下沒切」，「紇」是開口音，但各圖均以「沒」入合口圖。

所以眞空有「開合」一門論此事云：

> 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至來日三十六母爲切，韵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韵中較訂始見分明。如居縛切钁字，蒲干切槃字，俱萬切建字，下沒切紇字之類是也。

我們曾說眞空此門出於指南卷末的「辨開合不倫」一條。劉鑑何不把他編入「玉鈐匙」，也作門法呢？細想上文所述「音和」的意思，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出來。這些字雖然跟反切下字不在一圖，但是聲母等第都沒有問題。「音和」的條件只規定爲「同母同等」却沒有說同圖，不是嗎？

「玉鑰匙」以前，指掌圖有「辨獨韻與開合韻例」，所云與此大意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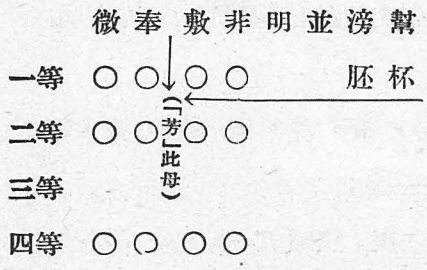
總二十圖。前六圖係獨韻，應所切字不出本圖之內。其後十四圖係開合韻，所切字多互見。如眉箭切面字，其面字合在第七干字圖內明字母下，今乃在第八官字圖內明字母下。蓋官與干二韻相爲開合，他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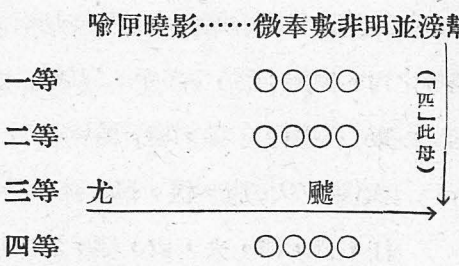
續七音略此門與眞空略同，只是例字無一可靠的。眞空的「蒲干切槃」與「俱萬切建」雖見指南，亦爲韻書所無。

這一項事例與唇音字有關，而自指掌圖以降從未言明此意。所以「篇韻貫珠集」與續七音略就連其他各種字都亂造出開合不同的反切來。

（八）

三十六字母與廣韻以前反切系統最不相同的一點是在唇音方面。三十六字母的唇音有重唇幫滂並明與輕唇非敷奉微之分；而廣韻以前的反切則幫與非，滂與敷，並與奉，明與微皆同爲一類。韻圖既用字母的系統，從他的立場看廣韻以前的反切，自然會覺得有些唇字是用輕唇字作切或者有些輕唇字是用重唇字作切，如「胚」字「芳杯切」與「颼」字「匹尤切」是。在韻圖上，凡這一類的字跟他們的切語都得不到「音和」的關係。





我們知道，輕重唇音的分別是以韻母的不同爲條件的——元，微，陽，東（三等）……爲輕唇；其他盡爲重唇。所以「玉鑰匙」的「輕重交互」門說：

> 輕重交互者：謂幫等重唇音爲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等，便切輕唇字；非等輕唇音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唇字。故曰輕重交互。如匹尤切颼字，芳杯切胚字之類是也。

這就無異乎說：凡在輕唇音出現之韻，雖切語上字屬重唇，所切之字也當是輕唇；

反之，凡在重唇音出現之韵，雖切語上字屬輕唇，所切之字也當是重唇。不過這裏"韵逢一二四"一語應改作"韵逢有幫等處一二三四"才是。因爲三等並非全爲輕唇音，眞韵「貧」字「府巾切」，「府」雖輕唇，「貧」也是三等的重唇音。

「玉鑰匙」以前，這一項事例是併在「類隔」中說的，已見上文。眞空此門與「玉鑰匙」略同。續七音略改名「交互門」，內分「輕重交互」與「重輕交互」二目，不過分眞空的文字爲兩段而已。所舉切語除「胚」字「芳杯切」外全無據。

三十六字母的喻母依韵書切語是「喻」與「于」兩類。照穿牀審禪一系在韵書反切也是「章昌船書禪」與「莊初崇生（俟）」二系。韵圖雖然把他們分別同列一行，却又在等第方面仍使分居，似混實分。這樣的分別不免還跟「音和」的原則有違，就另有門法關說。就韵圖而言，他們既由字母的關係改爲等第的關係了，我們爲各隨其類，也是挪到下面再講。

（九）

在韵母的規劃方面，韵圖是把二百六韵先併爲若干轉或攝，把每個轉或攝之內都分成四個等，使那些韵的字各依性質之異同分別排在四個等內。在大部分的情形下，這種辦法是很合適的。韵書中所有的韵類多半在韵圖上都是恰恰的也同排在一個等之內。例如：（韵目舉平，以該上去入）。

東（公類），冬，模，哈(註二五)，灰，泰，痕，魂，寒，桓，豪，歌，戈(註二六)，唐，侯，覃，談，登——全在一等；

江，皆，佳，夫，山，刪，肴，麻（加類）庚（庚類），祃，咸，銜——全在二等。

支（羈類）(註二七)，微，脂（飢類），祭（猘類），廢，眞諄（巾類），欣，文，仙（犍類），元，宵（驕類），戈（靴類），嚴，凡——全在三等；

(註二五) 前文所論"癐疿"諸字不計。

(註二六) 應除去"靴癐"諸字。

(註二七) 看拙著「廣韵重紐試釋」1—12頁。

齊，(註二八)先，蕭，青，幽，添——全在四等。

因爲如此，現在我們說古音，論到韻母的性質，就得到一種方便：統稱同類諸韻時，就分別呼作"一等韻"，"二等韻"，"三等韻"或"四等韻"。還有一部分韻是上面沒有列舉的，卽

東(弓類)，鍾(註二九)，支(祇類)，脂(伊類)，之，魚，虞，祭(蔽類)，眞諄（賓類），仙（甄類），宵（翹類），麻（邪類），陽，淸，尤，侵，鹽，蒸。

他們本與上列支（羈類）微……韻字同一性質，我們也就叫"三等韻"。但是在韻圖上，因爲種種緣故，他們的字並不全在三等，而是有一部分插到二等或四等去了。在這裏面情形又不完全一樣。東（弓類），鍾，之，魚，虞，麻（邪類），陽，尤與蒸是一派，其位置分配如下：

	脣音	舌音	牙音	齒音	喉音	半舌齒
一等						
二等				(莊系字)		
三等	(幫系字)	(知系字)	(見系字)	(章系字)	(影)(曉)(註三〇)(于)	(來)(日)
四等				(精系字)	(喩)	

支（祇類），脂（伊類），祭（蔽類），眞諄（賓類），仙（甄類），宵（翹類）淸另是一派，其位置分配如下：

	脣音	舌音	牙音	齒音	喉音	半舌齒
一等						
二等				(莊系字)		
三等		(知系字)		(章系字)		(來)(日)
四等	(幫系字)		(見系字)	(精系字)	(影)(曉)(匣)(喩)(註三一)	

(註二八) 前文所論"移讒"兩個有問題的字不計。

(註二九) 上聲腫韻內有冬上聲的兩個寄字當然在一等。

(註三〇) 此類韻無匣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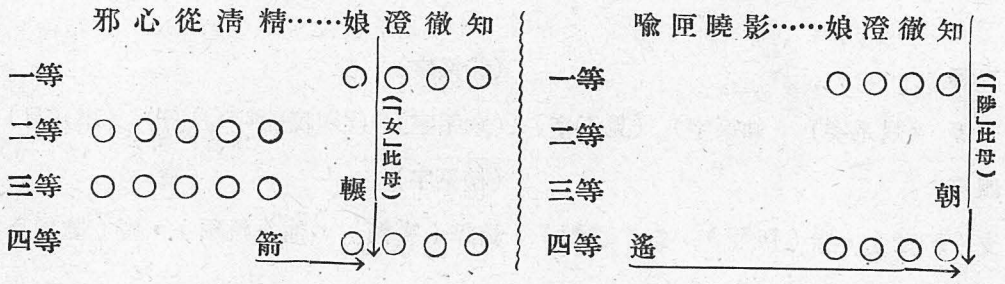
(註三一) 此類無于母。眞韻賓類有「儐」字「下珍切」爲匣母。但三等韻例無匣母。現在姑如此。

兩派的異點在唇牙喉音字的歸三等或四等。爲方便計，以下將統稱前者爲「侷狹韻」，後者爲「廣通韻」。(名稱的來源得自門法，見下文。)鹽韻字也該分兩類，一屬前派，一屬後派。在劃分的標準尙有問題之時(註三二)，上面就暫時沒有提。在韻圖上他們是大體如「侷狹」諸韻，只是另有一套影母字在四等跟在三等的對立。因爲這一點恰巧跟我們講門法無礙，(看下文288—289頁。)就可以暫時全收在「侷狹」韻內。

本來是同一韻類的字而有如此參差的排法，拿本字跟切語下字在韻圖上對照起來，自然有許多問題發生了。

(1) 知系字與「窠切」門法

先就兩派韻共同的方面順上面的次序看，知系字如以精系或喩母字作反切下字，在韻圖上是得不到「音和」的關係的。事實上這種例子在韻書中也不少見。如廣韻線韻「輾」字「女箭切」，宵韻「朝」字「陟遙切」之類是。



「玉鈐匙」有「窠切」一門云：

> 窠切者：謂知等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喩第四，並切第三。爲不離知等第三之本窠也，故曰窠切，如陟遙切朝字，直猷切儔字之類也。

正是指明這一點。

此中「影」字係指「廣通」諸韻的影母字而言。「廣通」諸韻的唇牙喉音韻圖置四等，跟知系字也可以發生「窠切」的關係。不過韻書中只有這些韻的知系字用影母字作反切下字的例——如廣韻寘韻「埶」字「竹恚切」，質韻「秩」字「直一切」——所以只說影而不泛稱唇牙喉。

(註三二) 看拙著「廣韻重紐試釋」17—18頁。(本刊十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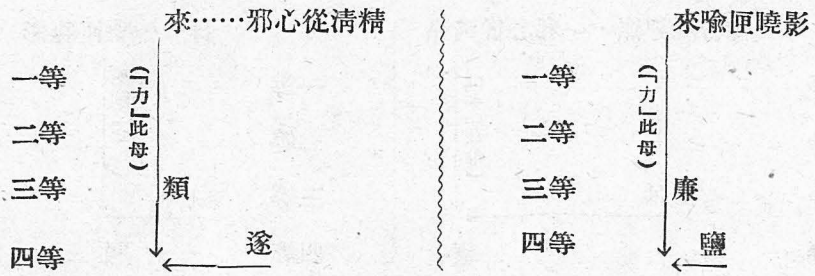
廣韻麻韻「爹」字「陟邪切」。是應與本門有關而實際不然的一個特例。上文272—274頁已加論列。

等子，眞空與續七音略此門與「玉鑰匙」略同。只是眞空與續七音略有「韵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之語，其中「曉匣」二字無據。

（2）來母字與眞空的「通廣侷狹」門法

跟知系字情況相同的還有章系字（或稱照三等）來母字與日母字。章系字與日母字又牽涉到幾個特殊的切語，門法就把他們併到「寄韵憑切」與「日寄憑切」兩門去說，已見上文275—279頁。至於來母字，「玉鑰匙」以前的門法都沒有提到，劉鑑在「玄關歌訣」中才指出他跟精系以及喻母字不是音和的關係(註三三)。眞空則是根據劉氏另立一門，並與以「通廣侷狹」的名字。續七音略因與「通廣」以及「侷狹」兩門易混，又在前面加上一個「小」字。

三等韵來母字用精系或喻母字作反切下字的可如廣韵至韵「類」字「力遂切」與鹽韵「廉」字「力鹽切」。他們在韵圖上的關係如下：



眞空云：

通廣侷狹者：謂來母下第三等爲切，韵逢精清從心邪喻第四，並切第三。……(註三四)

指明此非「音和」。言來母下第三等者，韵書三等韵來母的反切上字大致與一二四等韵不混。單言喻而不從「窠切」門言"影喻"者，「廣通」諸韵來母字在韵書中

(註三三) 原文的解說見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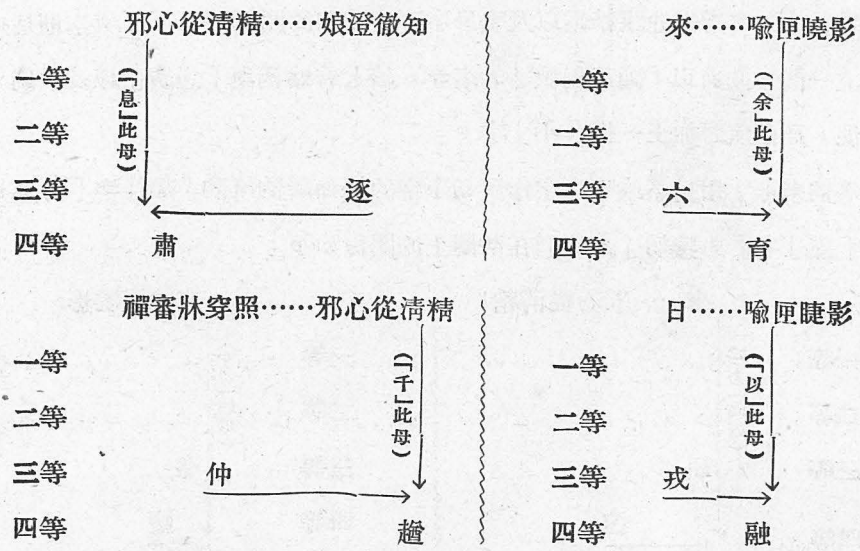
(註三四) 下略數句與「玄關歌訣」全同。看下文。

沒有而喻母以外的唇牙喉音字作反切下字的實例。

續七音略此門與眞空無異。末言此門與「侷狹」同一性質，非是。此門與「窠切」及「寄韻憑切」等包括的韻範圍廣，「侷狹」則小得多，看下文便知。

（3）精系字，喻母字與「振救」門法，「喻下憑切」門法

把上兩節所說的關係倒轉過來，三等韻的精系或喻母字如有用知系章系或來日兩母字作反切下字的，他們在韻圖上通非「音和」。實例可如廣韻屋韻「肅」字「息逐切」，「育」字「余六切」，送韻「趨」字「千仲切」，東韻「融」字「以戎切」之類。



爲說明這一類的情形，「玉鑰匙」「振救門」云：

振救者：謂不論輕重等第，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振救門。振者舉也，整也。救者護也。爲舉其綱領，能整三四，救護精等之位也，故曰振救。如私兆切小字，詳邐切似字(註三五)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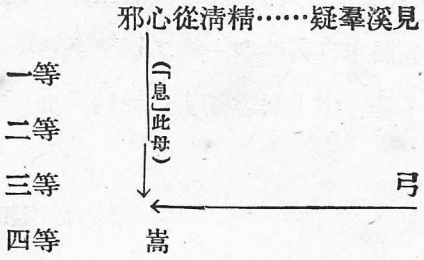
又「喻下憑切門」云：

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三等爲覆，四等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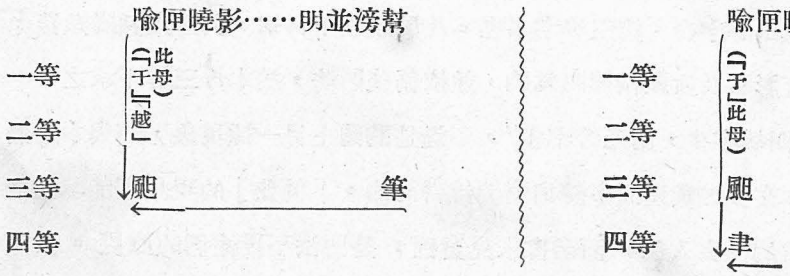
(註三五)「邐」當作「里」。

故曰喻下憑切。如余招切遙字，于聿切颰字之類是也。

這兩項文字還有幾點要解釋。第一，「振救門」不說韻逢知照來日而泛言諸母第三是因爲在「侷狹」諸韻唇牙喉音排在三等，他們也作精系字的反切下字，韻圖地位與知照等系字同。東韻「嵩」字「息弓切」便是一個例子，可以補於門法。



第二，「喻下憑切」之所以不能併入「振救」是因爲他還包含了上所未述的事例。所謂「喻母」在韻圖上實在有我們常說的喻母與于母字，前者居四等而後者居三等，門法的第一句也與指明了。喻母居四等，跟其他字的關係與精系同，我們正已說過。于母居三等，所處的地位就跟知照來日系的字一樣了。（如下圖所示。）喻母不隨在三等的反切下字列三等而在四等，于母不隨在四等的反切下字列四等而在三等，等第不隨下字而視上字爲定，故可得「憑切」之名。第三，但于母字以精系或喻母字作反切下字的例在宋以前的韻書中可以說是實際未有的。門法的（于聿切颰」是根據五音集韻。廣韻則「于筆切」，集韻也是「越筆切」。依廣韻與集韻，他們在韻圖上恰好是「音和」；依五音集韻才是「喻下憑切之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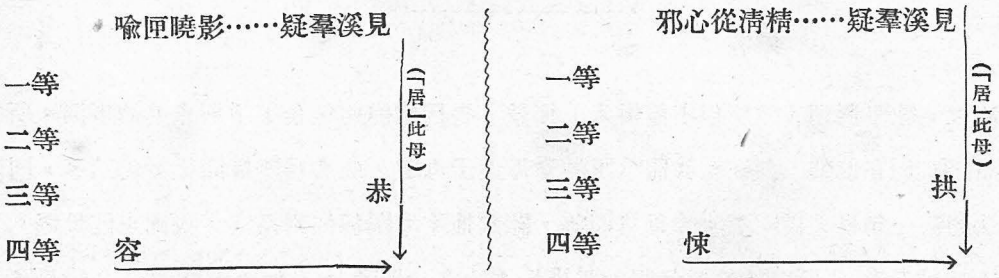


眞空的「振救門」以精系一等字爲切者與四等字爲切者分說，並名前者爲「四二振救」，並沒有什麼道理。續七音略譏爲「轇轕」而不從，甚是。「喻下憑切」兩書並與「玉鑰匙」無異。又在這兩門，他們又有些不可靠的切語。

等子「振救」門亦與「玉鑰匙」同。「喻下憑切」只說到喻母而未及于母，是因爲在較早的韻書中于母字的反切下字都是韻圖列三等的字，都是「音和」。

（4）東鍾魚虞之麻陽蒸尤諸韻的唇牙喉音字與「侷狹」門法

上列諸三等韻的唇牙喉音字(喻母除外)韻圖都置於三等。他們中間如有用精系或喻母字作反切下字的，則跟知照來日系的字一樣，切語下字與所切之字在韻圖上却不同在一排。茲以廣韻鍾韻「恭」字「居容切」與腫韻「拱」字「居悚切」表明如下：



爲此，「玉鑰匙」的「侷狹」門說：

> 侷狹者：亦謂唇牙喉下爲切，韻逢東鍾陽魚蒸爲侷，尤鹽侵麻狹中依，韻逢精等喻下四，侷狹三上莫生疑。所謂侷狹者，爲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故曰侷狹。如去羊切羌字，許由切休字之類是也。

這一段文字內中夾了四句歌詞，不很清楚。現在再引等子「辨廣通侷狹例」作參考。

> 侷狹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凡唇牙喉下爲切，韻逢東鍾陽魚蒸尤鹽侵，韻逢影喻及齒頭精等四爲韻，並依侷狹門法，於本母三等下求之。

兩書所謂"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不過是韻圖上另一種現象，却與本題無關。所列韻目比本文少之與虞而多侵與鹽倒值得討論。「侷狹」的現象可能發生於之與虞以及其相當的上去入韻，而韻書未見實例，是門法不要他們的原因。其實麻韻也可以不要，「玉鑰匙」恐怕是認爲「彌也切」的「乜」字當在三等，才算上他。（參看下節。）鹽與侵除在三等的唇牙喉音外另有一套影母字韻圖排在四等，原不與鍾陽諸韻相同。不過從門法的觀點說，那一套影母字是自有天地的。因爲他

們都以喻母字爲反切下字，在韻圖上恰好是「音和」。除此之外，其他的字就完全跟鍾陽諸韻一樣了。還有一點，等子"韻逢影喻及齒頭……"的影字可能卽指侵鹽兩韻在四等的影母字而言。他們也可能做本韻三等唇牙喉音的反切下字，與精系喻母字同，不過我們沒有見到實例。

眞空與續七音略此門沒有韻的規定，全失本意。我們看：如在一二等韻，根本不會有這類的事發生；如在四等韻，則處處是「音和」；三等韻如微元等根本無精系及喻母，支韻羈類等同；如在淸韻等，他們的唇牙喉音也在四等，與精系喻母的反切下字也是「音和」。總之，除鍾陽諸韻都談不到「侷狹」。

（5）「乜劘」諸字與「衕立音和」門法

鍾陽諸韻的唇牙喉音韻圖全列於三等，卽便他們有用在四等的精系喻母字作反切下字的，所切之字也應在三等。這是「侷狹」門法特別提出的現象。但在等子與指南，韻書上「毗養切」的「劘」字與「彌也切」的「乜」字却又不在三等而在四等，就恰恰跟「侷狹」的規定相反。

考「乜，劘」與其同類的字在廣韻以前的韻書中都沒有；韻鏡與通志七音略也都未見。到「玉鑰匙」爲止，門法也沒有提到他們的，大概就是這種跟「侷狹」不合的現象根本還沒有產生。等子與指南的最早根據在廣韻。兩字都是蕃姓，爲外來借音無疑。又有「乜」的平聲字「哔」，見集韻，音「彌嗟切」，訓雲南城名，亦當爲借字。我想，養韻是輕唇音的範圍，又適無奉母，等子與指南不以「劘」入三等，恐怕這個字並非輕唇。麻三等韻本來是沒有唇音字的；把「哔」與「乜」置於三等，也與原來的系統不合。他們的地位究應如何，倒很值得推敲。

從門法的立場說，「劘」與「養」，「乜」與「也」以及「哔」與「嗟」旣同在四等，自然得到「音和」的關係。現在特別提出來，只是又與「侷狹」衝突的緣故。第一個見到這一點的可以說是韓道昭。五音集韻養韻「鞅」字注云：

……昌黎子爲並母之下有「毗養切」第四等之字，違其「侷狹」門法。故衕安泥母，用「乃劘」切「鞅」，爲第四音和。却用「毗鞅」切「劘」，亦是

第四音和。此二字遞互相切，不違門法也。

照他這一改，「劘」與「爨」就自成一個韵母，可以稱作「陽四等」。不過麻韵「哔」他却沒有跟上文說過的「爹」字也如此聯一下，未知何故。

眞空設「泖立音和」一門，是緣五音集韵此注而起。「篇韵貫珠集」有「效昌黎泖立四等音和」一條，其注首云：

其模範者乃昌黎子所述也。……

又有歌訣曰：

唇牙喉下起根基。侷狹三排細審推。本眼果然無有字。泖安直往四上移。

語雖含混，尙可見原意。不過在門法裏，却是另外一種精神了。門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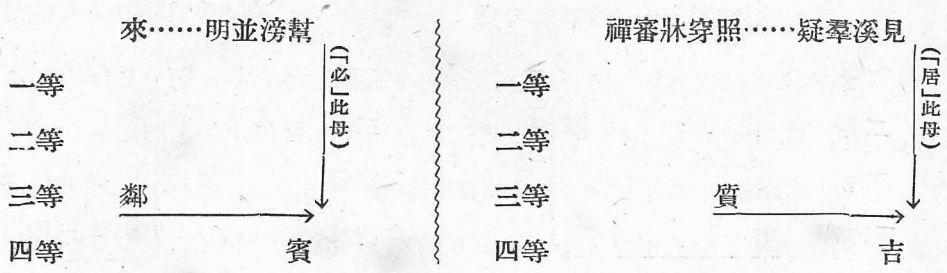
泖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曉匣影此一十一母爲切，韵逢侷狹攝內第三，當切出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詳推本眼無斯字，泖立須歸四上謀。如莫者切哔字，毘兩切劘字，眉鳩切繆字之類是也。

按「侷狹」所指是鍾陽諸韵唇牙喉音用精喻母字（韵圖置四等）作反切下字的情形而言。此云"韵逢侷狹攝內第三"，明明不對。看他的例字，除「劘」的音切無據，「哔」與「繆」也只出於五音集韵。「哔」在集韵上聲又與「乜」同音，注「彌野切」，猶與廣韵的「彌也切」無異。五音集韵改「也，野」爲「者」在反切系統並無問題，不過在韵圖因「者」在三等而所切的「哔」在四等，就不合「音和」以及其他任何門法了。「繆」與「鳩」在集韵及其以前都不同韵，他們所屬的幽韵與尤韵韵圖也分列四等與三等不混。五音集韵併尤與幽爲一，於牙喉音仍不改其切語，只有幽韵的唇音字却改用尤韵字爲反切下字。在他本身，因尤韵本無重唇，仍不衝突。但從韵圖着，「鳩」在三等而「繆」在四等，也發生如「哔」字「莫者切」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說眞空門法的「泖立音和門」是爲五音集韵這一類的反切而立，實際上跟「侷狹」門並無關係。他緣五音集韵論「劘」字而立此門，却說了另一樁事。改「劘」字的「毘養」與「毘爨」兩切爲「毘兩」，只不過是適應他的新條件。

續七音略此門與眞空略同。

（6）支脂眞諄仙祭淸宵的唇牙喉音與「通廣」（或「廣通」）門法

這幾韻的唇牙喉音分爲兩類，韻圖分置三四兩等。在三等的自成一類，反切下字大致不出本身的範圍(註三六)。本字與切語下字既在一排，韻圖上自得「音和」的關係。在四等的唇牙喉音是與各該韻的舌齒音同屬一類，反切下字多互用。如果用精系或喻母字作反切下字，在韻圖上他們也是「音和」，因爲大家都在四等。但如用的是知系，章系或來日母的字，因不在一個等之內，自然有問題發生了。茲以眞韻「賓」字「必鄰切」與質韻「吉」字「居質」切圖示如下：



門法中的「廣通」便是說明這一類現象的。「玉鈐匙」云：

> 通廣者：謂唇牙喉下爲切，以脂韻眞諄是名通，仙祭清宵號廣門，韻逢來日知照三，通廣門中四上存。所謂通廣者，以其第三通及第四，故曰通廣。如符眞切頻，芳連切篇字之類是也。

又等子「辨廣通侷狹例」有云：

> 廣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凡喉牙喉下爲切，韻逢支脂眞諄仙祭清宵八韻，及韻逢來日知照正齒第三等，並依廣通門法，於本母四等下求之。

語意尙顯，無須詮釋了。

「玉匙鈐」分支脂眞諄爲「通」，仙祭清宵爲「廣」，似有所謂而實無關宏旨。原來前者在韻圖沒有獨立四等韻居其下；後者則有（卽先齊青蕭）。「侷狹門」也是相似的。以東鍾陽魚蒸之無四等韻者爲「侷」；尤鹽侵麻之另在四等有字者爲「狹」。分不分都是不要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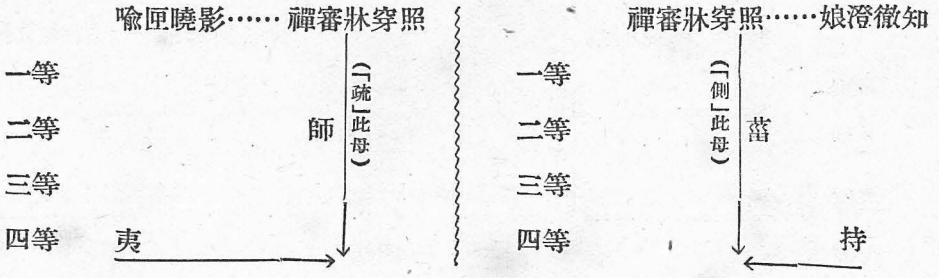
指掌圖的「辨廣通侷狹例」是據等子，但所舉韻目有誤。眞空與續七音略不言

(註三六) 詳見拙著「廣韻重紐試釋」1——12頁(本刊十三本)。

韻的限制，大誤，與「侷狹」門同，茲不再辨。

（7）莊系字與「正音憑切」門法

三等韻莊系字在韻圖上的地位最獨特。他們孤立在二等而與本韻其他的字分開。因此，只要反切下字一出本系的範圍，便發生非「音和」的現象。這一類的實例很不少。茲以廣韻脂韻「師」字「疏夷切」與之韻「菑」字「側持切」圖示如下：



「玉鑰匙」有「正音憑切」一門云：

正音憑切者：謂照等第一(註三七)爲切，韵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爲正齒中憑切也，故曰正音憑切。如楚居切初字，側鳩切鄒字之類是也。

指明此時不以反切下字的等第定所切字之等第。

等子此門云：

照等五母下爲切；切逢第二，韵逢二三四，並切第二，名正音憑切門。

這是以所有的莊系字爲題來說。莊系字又見於二等韵。二等韵的字韵圖均列於二等。無論反切下字爲何，俱與所切之字同在一排。嚴格的說，這是「音和」，不能算在「憑切」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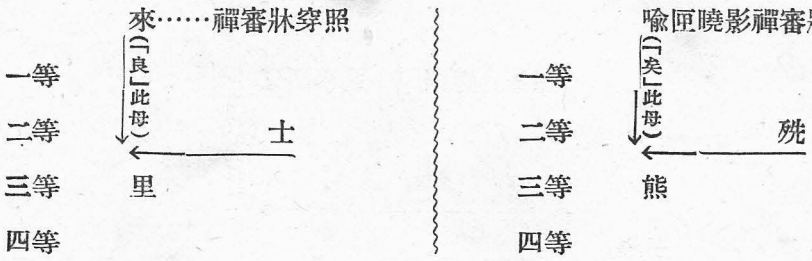
眞空與續七音略大體與「玉鑰匙」同，惟所舉切語有無據者。

（8）莊系反切下字與「內外」門法

把上述「正音憑切」的關係倒轉來看，在三等韵中，如果莊系字用作其他任何

(註三七) 原注：照等第一卽四等中第二也。

一種字的反切下字，因他們是獨居二等，跟所切的字也總不能在韻圖上得到「音和」的關係。不過莊系字在三等韻的歷史是很淺的，事實上韻書用他們切別種字的例却極少見。據我所知，廣韻只有「良士」切「里」一個，集韻又多一個「以殊」切「熊」(註三八)。



門法與此有關的是「內外」。「玉鈐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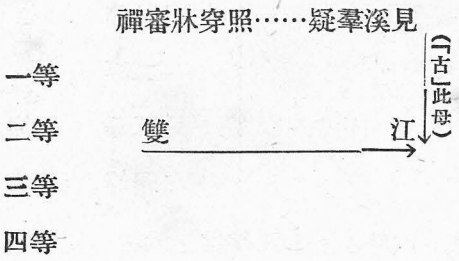
內外者：謂唇牙喉舌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內外。如古雙切江，矣殊切熊字之類是也。

此所謂「外轉」者是指韻圖的江山梗假效蟹咸臻八攝；「內轉」者是指果遇流通深曾宕止八攝，等子與指南各圖之首標注甚明，韻鏡與通志七音略之內轉某或外轉某也全相合。「外轉」的特點是有獨立二等韻。如江攝的江韻，臻攝的臻韻，不遑枚舉。「內轉」的特點是沒有獨立二等韻。二等的地位除齒音之外都空着，而齒音中的字也實屬同攝（或轉）的三等韻莊系音。如宕攝二等只有陽韻莊系字佔用是。

門法是以莊系字的全體爲題來說的。莊系字分見於二等韻與三等韻，在韻圖上正是「外轉」與「內轉」的範圍。「外轉」二等韻的莊系字跟同韻其他各字都排在二等。拿他們作反切下字，無論去切什麼音，所切之字都在二等，故門法曰"外轉切二"。「內轉」三等韻的莊系字雖居二等，却實與本韻字之在三等或四等者同韻類。只要是用他們作別系等的反切下字，所切之字都不在二等而是在三等或四等。因韻書恰好沒有精系喻母等（韻圖置四等者）用莊系字作反切下字的，故門法只說"內轉切三"。將才討論的「良士切里」與「以殊切熊」便是這種情形。

(註三八) 我在「上古音韻表稿」中曾說三等韻莊系字沒有一個切別系字的，應改正。（但與讓處論無害。）

關於這個門法，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就是他的主題當是"內轉切三"；所謂"外轉切二"只能看作陪襯的話。「內轉」的莊系字不能與所切之字在一行，確不合「音和」的原則。「外轉」的莊系字却無論切什麼都在本等，只要聲母別無問題(註三九)，就是合格的「音和」了，哪能另算一種「門法」呢？「玉鈐匙」所舉「古雙切江」一例便足以顯示。



等子「辨內外轉例」云：

> 內轉者，唇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內轉六十七韵，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韵。

指掌圖與此同。他們只說了韵圖上「內轉」與「外轉」的表面分別，大概是不完全的抄錄。眞空與續七音略的「內外門」大體與「玉鈐匙」同，不過所舉切語有不可靠的，後者尤甚。

羅莘田先生有「釋內外轉」一文載本所集刊四本二分。他先改訂了「內轉」與「外轉」的內容，認爲宕果二攝當爲「外」，臻攝當爲「內」。然後根據高本漢氏擬訂的中古音讀，他說「內轉」與「外轉」是主要元音性質的分類。約在六年前，我曾上書陳述如下的意見：

（1）「內轉」與「外轉」的內容不能改換。因爲羅先生據的以改訂材料本身實有問題；並且深曾止宕果遇通流恰爲六十七韵，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恰爲一百三十九韵，足證韵圖與門法不誤。

（2）「內轉」的莊系字獨居三等應居之外，而所切之字又在三等之內，故名

(註三九) 如有也與本題無關。

「內」。「外轉」莊系字相反，故名「外」。等韵家命名本不科學，此門又稱「內三外二」可以參考。

當時已蒙賜答，表示採納。茲附此說明。

（十）

劉鑑的「玄關歌訣」爲總括門法而設。他的作法是以字的五音爲綱目，說某種字遇某種字作反切下字時韵圖上的關係如何，合某門法所云。把他讀通，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觀點瞭解門法。又因爲他是門法轉變的樞紐，要明白從眞空起何以會跟「玉鑰匙」以前不同，也能在他身上找得根源。原文有注，但還不夠清楚。茲逐項疏釋如次：

（1）牙　音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韵臻。（原注：此四母下字，隨四等韵去皆是音和。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切區字，古賢切堅字之類是也。）

此言凡牙音以牙音字爲切者在四等都是「音和」。注文不夠明白。但是我們可以從四個例字看出來。再者，本歌訣的體例本來就是說某音字遇某音字作切便如何，也可見這兩句非如此解釋不可。

眞空不明此理，又不知這僅是「音和」的一小部分，乃棄「玉鑰匙」以前的「音和門」而依附此文云：

> 音和門謂見溪羣疑此四母下爲切，隨四等韵去皆是音和。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韵臻。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切區字，古賢切堅字之類是也。

這顯然是個大錯。除見系字之外，別的字又實有「音和」；而且看下面，見系字中就有不是「音和」的。「玄關歌訣」的旨趣在「各門」，所以許多「音和」都略而未言（分見下文）。但劉氏也決不以爲只牙音與其切語是「音和」，歌訣末三段都明言「音和」可證。續七音略「音和門」與眞空同。又有所謂「四一音和」與「一四音和」者，云見等二十二母，一等爲切，韵逢諸母四等卽切四等，又見等二十二母四等爲切韵逢諸母第一卽切第一。這更是

無中生有的轇轕。既有「音和門」的「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一語，何必顧反切上字的等第呢？其實反切上字在一二四等者均混用。這麼做的話，豈不是還可以立「一二，二一，二四，四二」各種的「音和」嗎？這裏提出見系以外的字，倒可以稍補眞空之誤。

照類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自名分。（原注："兩中一"於四等中爲第二也。後皆倣此。韻逢兩中一卽分內外。如居霜切姜是內三門，古雙切江是外二門。）

"照類兩中一"依注意卽莊系字。可能以莊系字作反切下字的是二等韻與三等韻的牙音。二等韻的牙音與莊系字爲「音和」，門法又說作「外二」。（看上文論「內外門」段。）三等韻的牙音與莊系字不在一行，可能發生「內」的關係。但韻書無此類實例，「居霜切姜」無據。

精雙喻四爲其法，侷狹須歸三上親。（原注：韻逢精二喻四，於侷狹門中切第三。如去羊切羌是侷門，巨鹽切鍼是狹門。）

「精雙」或「精二」卽韻圖置於四等的精系字。（下同，不再釋。）牙音用到這類字作反切下字的是三四兩等韻的字。四等韻的牙音字與精系字爲「音和」。三等「廣通」諸韻的牙音也在四等，跟精系喻母也是「音和」。只有「侷狹」諸韻的牙音不跟他們在一行，應爲「侷狹」的關係。

來日舌三並照二，廣通必取四爲眞。（原注：來日舌三照二皆是第三等也。韻逢來日舌三照二，於廣通門中切第四等也。如渠之切祇是通門，居正切勁是廣門。）

牙音以"來日舌三照二"爲「韻」者都是三等韻的字。在「侷狹」諸韻，牙音跟"來日舌三照二"都在三等，故爲「音和」。「廣通「諸韻的牙音在四等而"來日舌三照二"在三等，乃發生如「廣通」門法所說的關係。

牙音字與其切語的關係，歌訣沒有說到的，現在還可以補充說明如次：

(a) 就舌音言，一四等韻的牙音可以分別以端系字，二等韻的見系字也可以用知二等的字作反切下字；

(b) 就脣音與喉音（除喻）言，各等韻的牙音字可以分別用各該韻脣音與喉音（除喻）作反切下字；

(c) 就齒音說，一等韻的見系字還可以用一等的精系字作反切下字；

(d) 此外，一二四等韻的牙音也還可以用各該韻的來母字作反切下字。

凡這些情形，切語與所切之字都在一行，都是「音和」。

（2）舌音

一四端泥二三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原注：一等四等歸端等，二等三等歸知等。端等一四與知等二三，於玉鑰匙內已明言之矣。）

舌音字跟反切下字的關係很簡單。除去一些「類隔」的現象；其餘都合乎「音和」的原則。所以這兒統括一句——凡下字之"一四"者爲端，"二三"者爲知——就夠了。不過，如上文所說，「類隔」門法所謂"一四"與"二三"要規定爲一等韻，四等韻，二等韻與三等韻才沒有毛病。而事實上門法所謂"一，二，三，四"照例又是指韻圖上的等第。因三等韻字有不排在本等的，向外侵入了"二"與"四"的範圍，就有兩種可以衝突的現象了。此下四句可以說是這二句的字面例外。

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原注：只是知逢影喻精等第四，並切第三是也。）

此合「窠切」門法所說，看上文 284—286 頁。這兒的"影喻精四"實是三等韻字，不能因韻圖在四等的地位改從「類隔」的規定，故注云"只是……"。

正齒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表玄微。（原注：韻逢正齒音，兩等中第一，卽分內外。如丁虮切知是內三門，德山切澶是外二門。）

知系字遇莊系字作反切下時有「內外」的關係，見上文 294—295 頁。他們雖實同韻類，韻圖却分居二三兩等，既非「音和」，也不是「類隔」。注中兩例同無據。

按知系字用「廣通」諸韻唇牙喉音字作反切下字者應與「窠切」所言同。（看上文論「窠切」段。）只因門法都沒有提，這兒就也不說。此段尙有二句云：

舌頭舌上輕分析，留與學人作指歸。

這是收尾的話，無何意義。

（3）唇音

幫非爲切最分明，照一須隨內外形。（原注：韻逢照一卽分內外。如夫側切逼是內三門，布關切班是外二門。）

唇音以莊系字作反切下字者是二等韻與三等韻的字。在三等韻，他們跟莊系字不同行，爲「內」的關係。在二等韻實同行爲「音和」，門法又謂爲「外」。（看上文論「內外門」段。）注中兩例無據。後一例「關」非莊系字，更疑有誤。

來日舌三並照二，廣通第四取其名。（原注：韻逢來日舌三照二，於廣通門中切第四。如符眞切頻是通門，芳連切篇是廣門。）

唇音以"來日舌三照二"爲反切下字的是三等韻字。在「侷狹」諸韻，他們跟來日舌三照二同行爲「音和」。在「廣通」諸韻，他們分居三四兩等，如「廣通」門法所云。

精雙喻四爲其韻，侷狹却將三上迎。（原注：韻逢精二幷喻四，於侷狹門中切爲第三。如府容切風是侷門。缺狹門切脚。）

唇音以"精雙喻四"作反切下字的是三等韻與四等韻字。在四等韻與三等「廣通」諸韻，他們跟"精雙喻四"同在四等爲「音和」。只在「侷狹」諸韻是分列不同等，如「侷狹」門法所說。

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原注：輕唇音爲切，隨韻切出重唇字，是輕重交互門。如武登切薨，方閑切編之類是也。重唇音爲切，隨韻切出輕唇字，亦是輕重交互門。如匹尤切㬎，芳杯切胚字之類是也。）

注文已明。並參看上文論「輕重交互」段。

唯有東尤非等下，相違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歸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原注：重謂重唇音。在第一等名後一(註四〇)。若遇前三等諸母下字爲韵，當切出輕唇字，今却是重唇字。如莫浮切謀，莫六切目字之類是也。輕爲(輕唇音)(註四一)。第三等輕唇音爲前三。若遇後一等諸母下字爲韵，當切出重唇字，今却是輕唇音字。如馮

(註四〇) 此段文字恐多錯亂。"在第一等名後一"與"第三等輕唇爲前三"當互倒，不然此下兩句均無所承。(原文並分屬兩句之下，益紕)。

(註四一) 自"輕爲"至下"前三"，原作'輕爲第三等輕唇音爲前三"，不可通。今核上下文補此三字，分兩句。"第三等輕唇爲前三"卽「玉鑰匙」「輕重交互門」所謂"韵逢有非等處"之意。

貢切鳳字之類是也。

這是上兩句（「輕重交互」）的例外。由現代音我們已經知道，東尤兩韵本字輕唇音的出現處所，但次濁母字（卽「謀，夢，目」等」）却讀重唇。如果自中古後期輕唇音產生之始便是如此，言「輕重交互」而不及此，當然是個漏洞。不過劉氏既首先說到這一點，足證他那時候是跟現代一樣了。

要決定劉氏以前「謀，目」等字是否也讀重唇，或者是他們隨本韵其他唇音字同讀輕唇，現在倒不很容易。因爲就能分別他們的材料看，是兩種情形都有——切韵指掌圖以「夢，目」置明母下而不置微母下；五音集韵則不以爲明母而注「微」。大約兩種讀法從前是方言的不同，都存在的。劉氏從自己的讀法立言。

其實「馮貢切鳳」是另一回事，與此不同。我們知道，不合輕重唇演變通例的只是這兩韵的次濁音，却無別的字。前面討論「寄韵憑切」的時候(275—277頁)已經說過，「鳳」字「馮貢切」在「韵」上就是有問題的「鳳」三等而「貢」一等，實與「莖」字「昌紿切」一例。這個「貢」並非「鳳」的眞正的「韵」，所以不能算「馮」碰到"後一"而不變重唇。

眞空的「前三後一門」便是從此敷衍而出的，語意反不如這兒清楚，不俱引。「馮貢切鳳」之外又引「縛謀切浮」爲「後一」之例。以「謀」爲一等字，與廣韵原來的系統不合，不能算。

續七音略文詞大致從眞空，舉例全非。

上面除去輕重唇是就各音各等唇音與反切普徧立言，前六句也只說到三等韵唇音字遇"照一"，"來日舌三照二"以及"精雙喻四"作反切下字的情況。除此之外；

一二三四各等韵的唇音字有用各該韵牙音與喉音（除喻）作反切下字的；

一四等韵的唇音字有用各該韵端系字，二等韵唇音字有用知系字（二等）作反切下字的；

各韵唇音有互相爲切的；

一等韵的唇音字有用各該韵精系字的；（四等韵同，上文也附帶說了。）

一二四等韻的唇音字也有用各該韻來母字作反切下字的；

如不在聲母方面發生「輕重」的問題，他們都同在一行爲「音和」，可以從略。

（4）齒音

精邪若見一爲韻，定向兩中一上認。（原注：精邪五母字爲切，韻逢四等中第一，定要向精邪一四兩等中切出第一等字，只是音和門。）

注文已明。精系字韻圖分居一四兩等。一等的精系字爲切，韻逢一等字，切出一等字固無問題。卽四等的精系字爲切，韻逢一等字，切出的字也在一等爲「音和」。因爲就一般情形說，反切上字只決定聲母，與等第無關。續七音略有所謂「四一」與「一四」音和，大概就從這一點附會出來的。

四二相違互用呼。（原注：韻逢四等第二，當切出照等字。）

仍承上文言精系字。如精系字爲切，韻逢二等字，則合「精照互用」門所說。參看上文論「精照互用」段。謂二等字爲"四二"者，注云卽"四等第二"。大概是以此別於"精一""精二"之"二"。

四三還歸四名振。（原注：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振救門。）

仍承上文言精系字。注已明，並看上文論「振救」段。此言"四三"，與上句言"四二"同。

照初却見四中一，互用還歸精一順。（原注：韻逢四等第一，當切出精等字。）

"照初"與"照一"同，卽莊系字。莊系字遇一等字爲韻，如「精照互用門」所說，切出者爲一等精系字。

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原注：韻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門。如士尤切愁是第三憑切門，山幽切搜是第四憑切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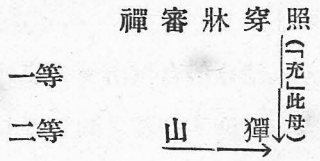
承上文言照一字。注已明。所謂"第三憑切"與"第四憑切"爲眞空「正音憑切門」分"三"與"四"之張本。"山幽切搜"無據。

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原注：照二卽四等中第三也，後皆倣此。韻逢一四，並切照二。如昌來切犥。昌紿切茝之類是也。）

此卽「寄韻憑切門」所說，如「玉鑰匙」。注中沒有舉"照二"字以"四"爲韻的例，「看上文論寄韻憑切」段。

切三韻二不離初。（原注：第三照等爲切，韻逢第二照等字，只切第二。如充山切獑字之類是也。）

注已明。這是韻書中的一個特殊反切，「玉鑰匙」還沒有提到。章系字照例不出現於二等韻，所以「獑」得認作莊系字。不過韻圖莊系既與章系併爲照等，如果不從實際區辨他們，這個反切還像是「音和」。



眞空據此立「三二精照寄正音和」一門。改"韻逢第二照等字"爲"韻逢諸母第二"，並增「川戛切札」一例，無據。續七音略名「寄正音和門」，文字與眞空無異，例全不可靠。

此段之末尙有"精照昭然眞可信"一句，爲收尾語，無所指。精系切四等字，莊系切二等字以及章系切三等字都沒有說，他們全是「音和」。

（5）喉音

曉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差參（原注：曉匣喻四音，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亦如見等無少差參也。）

此就喉音字以喉音字作切者而言。下文喻母單說，事實上喻母也自有他變，這裏應除喻母才是。歌詞與注文都不妥。

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擔。（原注：韻逢來日知照三等，於通廣門中切第四。如下珍切竴是通門，呼世切歟是廣門。）

喉音在三等韻才以"來日舌三照二"作「韻」。在「侷狹」諸韻實同在一行爲「音和」。在「廣通」諸韻則"來日舌三照二"在三等而所切之喉音居四等。後一例無據。

精雙喻四何以辨，當於「侷狹」第三函。（原注：韻逢精等喻下四，於侷狹門中並

切第三。如許容切胸是侷門，許由切休是狹門。）

喉音以"精雙喻四"爲「韵」者爲三等韵與四等韵字。四等韵與三等「廣通」諸韵喉音與精喻同在一行爲「音和」。只有侷狹諸韵是精喻在四等而喉音在三等。

如逢照一言三二。（原注：韵逢照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

注文已明。並看上文論「內外」段。

喻母復從三四談。若逢仰覆但憑切。玄論分明有指南。（原注：曉匣影三母外，再從單喻母三四等言之。三等爲覆，四等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如余招切搖是仰，于聿切颶是覆。）

注據「玉鑰匙」的「喻下憑切門」立說。參看上文論「喻下憑切」段。

（6）半舌半齒音

來逢四類但音和。（原注：四類卽四等也。隨四等韵去皆是音和。）

來母字在韵圖上的地位與牙音喉音大致相同，這兒的措詞也跟牙音喉音兩段相似。不過所謂"皆是音和"只就大體而言，實際還有例外在下面說着。

日止憑三寄韵歌。（原注：日字母下爲切，韵逢一二四，止要切於第三，是日寄憑切門。如汝來切蕊，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注已明，並看上文論「日寄憑切」段。除此所云，日母都是「音和」，故歌日"止"。

全得照初分內外。（原注：韵逢照一卽分內外。）

此指來母字。廣韵「里」字「良士切」是「內」的例。

精雙喻四事如何，廣通侷狹憑三等。（原注：韵逢精雙喻四如何爲法？於廣通侷狹門中切第三是也。如力小切繚是廣門，力遂切類是通門，良篠切兩是侷門，力鹽切廉是狹門。）

此亦指來母字。來母有一點不同於牙喉音的就是他在三等韵，無論是「廣通」或「侷狹」，都只排在韵圖的三等而沒有排入四等的(註四二)。職是之故，

(註四二) 幽韵全部排入四等是另一回事。

對「精雙喻四」的切語下字而言，牙喉音只在「侷狹」諸韻才不是「音和」，而來母字則連「廣通」帶「侷狹」都不是「音和」了。這兩句歌的主旨在此，爲眞空的「通廣侷狹門」所本，前文已經說到了。據此而言，"廣通侷狹憑三等"應該釋作"於廣通與侷狹門皆切第三"才是；後面舉例也應該說作"如力小切繚是廣門例，力遂切類是通門例，……"才清楚。注文少了幾個字，就使眞空誤以這樣的情形叫作「通廣侷狹門」了。前文曾說，這樣情形與知系字完全相同，還無須說什麼「廣通」或「侷狹」。

四位相通理不訛。玄妙欲求端的處，五音該盡更無過。

此爲收尾語，無所指。

（十一）

如上所述，我們把前人撒布的翳障清除，脚踏實地去推求，可知等韻門法的每一項都是言之有物的。（「物」本身的價值如何是另一個問題。）本不過是字的韻書反切與韻圖地位的說明，而數百年來弄得撲朔離迷，立說者措詞未善應該首尸其咎。現在總算從根本上清算一過了。不過以事例爲綱，一般檢閱未便。以下再依原來的次序，用個人認爲比較清晰的文句另說一遍。

（1）音和——凡字與其反切上字在韻圖同屬一母又與其反切下字同列一等之內者爲音和。這是韻圖歸字的通則。依反切去求所切的字音，原則上只要知道上字屬何母，下字列何等，兩者交錯之處便是切出的字音。（看267——269頁。）

（2）類隔——端系舌頭音照例不出現於二等韻與三等韻。但韻書中却保有若干端系字切二三等韻字之例外切語。韻圖既從實在的系統歸字，如用這一類的切語找字，就得變該端系音爲二三等韻所實有的相當的知系音。（看269——272，274——275頁）。

（3）窠切——三等韻的知系字韻圖列三等；而精系，喻母與一部分的脣牙喉音字則列四等。遇有知系字以精喻等母字作反切下字的，須注意所切之字並不跟切

語下字同在四等而是在知系字所定居的三等。（看284——286頁。）

（4）輕重交互——反切唇音只一類，但韻圖却分輕唇與重唇。用反切在韻圖上找唇音字，自不免時覺乖違。不過輕重唇音是有一定的分野的：卽微，元諸韻全爲輕唇；其他全是重唇。我們只要記清這一點，就有辦法了。如反切下字屬微元諸韻，無論上字是「輕」或是「重」，總是到輕唇音下面找字。反之，如屬其他的韻，無論上字是「輕」或是「重」，總是到重唇音下面找字。（看281——282頁。）

（5）振救——三等韻的精系字韻圖列四等而跟他們同韻類的字大部分又在三等。遇有精系字用那些字作反切下字的時候，須注意所切之字不隨反切下字在三等而是在精系字所定居的四等。（看286——288頁。）

（6）正音憑切——三等韻的莊系字韻圖列二等而同韻的別的字又在三四兩等。所以莊系字如以別系的字作反切下字，那個字無論在三等或四等，都要改到二等才找得到本字。（看292——294頁。）

（7）精照互用——精系字照例不在二等韻出現；莊系字也照例不見於一等韻。然而韻書中却有若干精系字切二等韻字以及莊系字切一等韻字的例外切語。韻圖是依實際情形以前者列莊系的地位，後者列精系的地位。所以如遇這一類的切語，只要下字是一等的，雖上字屬莊系，也得改在一等韻所許可的相當的精系音下找字。反之，如下字是二等字，雖上字屬精系，也得改在二等韻所許可的莊系音下找字。（看269——272頁。）

（8）寄韻憑切——章系字照例不見於一等韻。可是韻書中却有若干章系字是借用了一等韻的字作反切下字的。他們實是三等音而反切下字在一等，所以不能從下字的等第找到他們，他們是在聲母所許可的三等。

除此之外，三等韻的章系字韻圖都列三等，可是同韻類的許多別的字又有列四等的。遇章系字用那些字作反切下字時，也不能從反切下字的等第找到他們。他們是在章系定居的三等。（看275——277頁。）

（9）喻下憑切——韻書的「于」類字與「喻」類字韻圖都列入喻母下，不過仍使前者居三等而後者居四等以相別。因爲「于」類字的反切下字不一定都在三等，

「喻」類字的反切下字也不一定在四等，要找他們，也不能以下字的等第爲據。只要上字屬「于」，就一定在三等；只要上字屬「喻」，就一定在四等。（看286——288頁。）

(10)日寄憑切——日母字只見於三等韵，韵圖也都列三等。不過他們的切語下字却有若干是從一二等韵借用的，又有若干本是同韵字而韵圖列四等的。不管怎樣，只要上字屬日母，總要到三等去找，不須顧及下字的等第。(看277——279頁。)

(11)通廣(或廣通)——支脂眞諄祭仙宵清八韵有一類唇牙喉音在韵圖是列四等的，而同韵的知章系與來日母字又在三等。遇前者以後者爲反切下字時，就不能在後者所居的三等找到前者而要改在四等。（看290——291頁。）

(12)侷狹——東鍾陽魚蒸尤鹽侵麻八韵的唇牙喉（除喻）音韵圖置三等，可是他們有用同韵而韵圖置四等的精系與喻母字作反切下字的。在這種情形下，反切下字雖在四等，所切之字却要到三等去找。（看288——289頁。）

(13)內外——三等韵的莊系字在韵圖上是離開本韵別系的字獨居於二等。韵書上却也不是沒有用他們作別系字的反切下字的例。用那些反切在韵圖上找字，就不能依下字的二等而當在三等或四等了。（看292——295頁。）

(14)麻韵不定之切——「爹」字「陟邪切」，等子與指南把他放在舌音四等的地位。這種措置很特別，跟上面有兩個門法不合。依「類隔門」，麻三等可有知母，但舌音四等是端母的地位。依「窠切門」，「爹」字也不能因反切下字「邪」在四等而列四等。（看272——274頁。）

(15)前三後一——這是「輕重交互門」的例外，指東尤的唇次濁音不隨其他的唇音變輕唇而言。（看299頁。）

(16)寄正音和——章系字照例不見二等韵，而廣韵山韵有「獰」字「充山切」。韵圖隨反切下字以「獰」置二等，認作莊系字。（看301頁。）

(17)就形——「靴」是三等字，而韵書「許戈切」，「鳳」是三等字，韵書也以「馮貢」爲切。唇牙喉音的反切上字照例是三等韵與一二四等韵有別，「許」與「馮」都屬前者，與一等的「戈」與「貢」配也是特例。用這些例外的切

語，下字的等第就不足爲憑，而上字倒可供參考。（看279——280頁。）

(18)拗立音和——養韻有「驅」字，音「毗養切」而實不與本韻其他各字同韻類。韻圖以置四等，因與侷狹門法所云不合。五音集韻在養韻新增「爨」字爲泥母四等音。乃改「驅」爲「毗爨切」，使與「爨」互相爲切，獨成一類爲音和。（看289——290頁。）

(19)開合——韻書中有一些切語是下字的開合口跟所切之字不對的。用那些切語到韻圖上找字，在下字所在的圖中自然不會有所切之字。要到相當的開口或合口圖中才有。（看280——281頁。）

(20)通廣侷狹——三等韻的來母字韻圖列三等，而同韻中却有些字列四等，遇來母字用那些字作反切下字時，就不能從下字所在的四等找得所切之字而當在三等。（看285——286頁。）